

獅林三鳥

一
部



三鳥 (一)

白羽作

初踏江湖

臂石振英，這一天，把姪兒陳元照叫到面前，說了一套話。說得是陳
逾弱冠，應該出而問世了。

體格健強，面色微紅，長頰劍眉，兩隻眼奕奕有神。只看外
露，活潑強幹的少年。他今年恰好二十二歲，屬蛇的。

自己身旁椅子上，他就捫着短髯，徐徐說道：「元照，你現在
拳打得不錯，很見功夫；你的雙拳，招術拆的也頗有進步
陣了。你馬上步下的功夫，樣樣都還拿得起來；盤馬彎

才，武舉人，並不算難。你是我老朋友的兒子，從小
你當自己的兒子看待，你是很明白的，你已經二十二歲
壞只說不忙。我知道你年青氣傲，不啻墮沒鄉間；你早

考投軍。我不是捨不得教你出去；你的功夫雖然好

却怕你未必能行，我是爲這個一點顧慮。常言說

路上車船店脚，莫說你們年青人，就是我們這種老

人血氣未定，有勇無謀；一句話說不上來，就要耍賂

行。你們年青人沒有功夫還好，既然會個三招兩式，我

外面混，總得講究拉攏；兩眼烏黑，一些也行不開；所以必得

是難事；一個交友不慎，還怕他將你拖入渾水。我爲了這些個

，不放你單身出門。現在你也過了二十了，應該出世了；並且也

你大娘恨

不得在本村，給你定下一個門當戶對的姑娘，擇日成婚，了

打算却不然

，我盼望你先出世，再成家。老早的娶個女人攔在家裏，

心。固然有

些二老這點薄田，不愁你小兩口的衣食；況且還有你父親留

現在也可以找

你們本家，教他們老老實實吐出來；你更吃不盡，花不完

兩說着，創業難

，守成更不易；那怕有幾頃田，幾十所房子，單交給你們

手裏，沒有老成人照看着，用不了三年五載，管保吃窮賣盡！」

元照微微一笑，才要開言；石振英帶眼

笑道：「這話你不信麼？我

告訴你，北黃村黃四齋子，十年前，是有名的黃四少

計去了。」跟着又說到

，便把數頃良田，揮

德惠你謀官經商；早晚

驗，成了大爺了；可也

禁不住壞小子引誘。

，學成文武藝，也

，先教你到鎮江

以後，你願意幹

場，投軍伍，

沒有出路。老姪

陳元照果然

從軍，憑一身

悅。石振英的

西莊磨兩錢，你看他像個乞丐吧；你可知他三

娘早死，又遇上了壞人，把一份家當全教人算

個生子，老爹一死，少爺當家，只幾年的光景

親戚，壞朋友，勾引你吃喝嫖賭；再不然，

，那夥幫閒才肯告退。到那時少爺也有了經

。一年青人不要自覺有把握；多麼有把握，也

「這都是舊話，說來你也聽不進去。常言道的好

藝學得差不多了，真該出去歷練歷練了。我的意思

鏢局混個一年半載；不爲掙錢，先見見識面。一年

做下去。你若是胸懷大志，不願當鏢客；那麼考武

闈得很厲害，朝廷中正在搜羅武勇人材，往後不

呢？」

場，嫌遲慢；不願當鏢客，嫌卑微；他願意仗劍

。石振英聽他說出己志來，微微一笑，暗暗不

同；有黃元禮照應着，他好放心，庶幾不負富

年老友陳嗣同，非我輩粗人

石振英身

銀子，拿他自

把家業都交給

很精神的坐在

思舉羅軍門去

在是個英雄。我

個一官半職，教伯伯

石振英搖頭道：

一天鬻張一天？羅軍

受文官旗員的氣。看

看你總得先到鎮江，見

茅蘆，你第一步先得學

陳元照是石振英自少梅

他們這江湖人物大都不以為然；以為官場風險

賭局至少至少混上兩年。要元照自己掙上百八十兩，辦喜事。教他經營人生艱辛，然後再鬆開手，不意這一商量，叔姪二人的心路並不一樣。元照聲：「伯伯，我還是奔四川吧；我打算一逕投奔羅山身，憑一個飛賊，建立軍功，直作到提督分上，現在的黃天霸，在他手底下做事，將來姪兒也可以混

得，教匪羣中也很能人；要不然，聲勢怎會得意哩。再說羅思舉別看做了提督軍門，照樣小官迷！你可不知道宦海風濤，險得很呢。我訴你，你年紀青，從來沒出過遠門；現在初出了才說到升官發財，揚名立業哩。」拳技又是石振英親手教的；另外又給他請了兩

位老師，一位教詩書，一位教弓馬。石振英總算對得起亡友；石振英的話，陳元照自然不敢違拗。當下石振英吩咐老婆石奶奶，收拾行裝；並且說：「把我的那把刀，那袋鏢，那隻匣弩，和飛刀，蝗石，袖箭，都拿出來帶着；我足足的有五年沒用這些東西了。」陳元照道：「怎麼伯伯也要出門麼？」石振英笑道：「你一個人頭一趟出門，我怎能放心？我打算親自伴行，把你送到鎮江去，交給你大師兄（黃元禮），我才放心。聽說你朱師叔（單臂朱大椿）也在那裏，給你黃大師兄幫忙哩；有他更好了。你朱師叔的武功，眼力，處處較比我強；你也好跟他學學，總能得着進境。」

陳元照楞了楞，一定不肯勞動石振英伯伯。無奈石振英非常小心，定要帶着陳元照一同出門。陳元照力辭不能拒，只可依從。

數日後，石奶奶把行李，路費，一切應帶之物，統統備好。石振英一樣一樣囑咐陳元照看：「這是二百兩銀子，窮家富路，走在道上應該多帶錢。這是你的隨身衣服和兵刃。」又指着一個錦囊，給陳元照看；內有金良方，治刀創的，防疫避暑的，破解毒汗藥的。另有幾包難得之藥，乃是五種毒器的解藥；內有一種用琉璃瓶裝着，什機關彈指神逆華雨蒼祕製的化毒丹，專破西川唐大嫂一派的毒藥鐵漢藜，毒藥梅花針。這一晚，石振英將江湖上一切禁

忌，唇典，應行應知之事，以及對陳元照講了一陣；從前本已說過，這一回只是重新叮囑罷。再老的石振英對亡友的孤子，越是不放心，越諄諄的告誡；可是年青的陳元照只覺得「是啦，伯伯，我都記着啦。」

次日仍未成行。多臂石振英帶着陳元照，先進城打聽路程，道上好走不好走。石振英已有四五年沒出門了，他又一向多在川陝做事，江南道上並不很熟。打聽起來，地方不很安靖，又不是前一二十年的情形了。川陝教匪鬧得很凶，江南道上比較的諳靜，可是水旱綠林很多；長江下游。和運河漕道，頗有水賊縱橫，出門行路不甚容易。江南道上的江湖風氣，據說近來也有一變。從前頗講結納，著名鏢客的一桿鏢旗，綠林魁首的一枝響箭，在當年到處可以行得開；當下可就難說了。各處冒出來不知名的後起英雄很多，在綠林道中跋扈異常；許多武林前輩都說後生可畏。可是換個眼光來看，這時候又正是會武藝的人出頭露臉，創業爭雄的好機會。

石振英把路程問明，行裝備好，直過三四天，叔姪二人方才負笈登程。由皖南青陽縣，往江蘇鎮江去，恰可搭江船，順流而上，一帆風直送到鎮江。叔姪二人都不願意坐船，却願意步下走，可以流連風景，可以看一看塵世間熙來攘往的情形。並且石振英

還有一番用意，步行之餘，忽然搭短趨車，忽然搭小航船，多與車船店脚磨牙，隨處可以指點陳元照，教他學學見識。

多臂石振英久涉江湖，飽嘗世味；天涯寄跡，到處爲家。這幾年息影故園，久與江湖隔絕；可是此日重上征途，頓憶前塵；儘管景物全非，却重嘗旅味，如走舊路。不覺的喟歎了一聲，道：「韶光催人老，回想當年，又是一般情景了！」陳元照却是山川觸眼，全覺新異。一老一少，心情殊殊。

這一日風塵僕僕，叔姪二人來到蕪湖西南，魯港地方。石振英，陳元照已經走了幾天，走慣了，倒不覺勞累。江南春旱，春陽當午，頗含夏意；兩人都有些燥渴。石振英道：「元照你餓了吧？咱們進鎮，吃點甚麼再走；我有點渴了。前一站就是蕪湖，是個大地方。我記得那里還有個熟朋友，姓梁，名梁公直，現開着寶豐米棧，又接辦得勝鏢局。我們還可以在此地打尖，今晚趕到他那裏，不必打店了。」陳元照道：「哦，他開着鏢局，這可得開開眼。咱們爺倆走了這幾天，還沒有遇著江湖上的朋友哩。」又說道：「我也是有點渴，倒不覺餓。」石振英道：「一到蕪湖，你就開眼吧。那裏也有鏢行，也有鋪把式場子的；並且很有幾位出名武師。只不過這都是六年以前的事情了；人遷無常，誰知道他們還在那裏不在呢？」陳元照道：「反正這位梁鏢頭不會離開的。」

非他是死了。」石振英咄的一聲，斥責他道：「你看你這孩子，這是怎麼說話？年
的，怎麼一開口，就說喪氣話！」陳元照笑道：「我說的是真的，你老人家不是對
們說過，這位梁公直梁鏢頭已經六十多歲了？」石振英道：「哼，你還這麼說話！你
們年青人總是自覺聰明，不肯認錯；那能一開口，就說人家死呀活的呢。」

叔姪二人且說且行，往魯港走來。這是個水鄉的小鎮甸，地點也還衝要；航船糧艘
停泊得不少。檣桅如林，篷帆掠影，老遠就望見了。展眼間，二人來到鎮口，樹蔭下，一
連擺着四五處酒棚，全用木板支架起酒案子。碧綠的竹竿，撐起方丈大的布篷；案上擺
着十幾隻小黃沙碗，旁有酒罈。這是江南特產的米酒，老遠的聞見酒香撲鼻。案上還有
許多菜碟，盛着下酒的小菜，皮蛋，鹹筍，腐乳，豆乾等物。布篷下聚着好些科頭跌足
的漢子，這都是負苦腳夫。再往前走，進了鎮甸；鎮甸以內，熙來攘往，行人居然不
少。一道長街，足有半里長；很有幾處酒館，飯舖。路西有一家小酒館，帶賣清茶，字
號是「小飲和」。三間小廈，竹窗大開，正臨街頭；比起別家來，似乎敞亮清潔。石振
英道：「這裏帶賣飯菜，地方又涼爽，我們就在這裏歇腳吧。」

石振英領着陳元照，進了小飲和酒館；遂揀了一副座頭，靠窗涼爽的地方。叔姪對
坐，叫來堂倌，先泡了一壺茶，消解枯渴。然後點了幾樣菜，又叫了四碗米酒，又要了

一壺花雕。陳元照道：「伯伯，我不喝酒。」石振英道：「你不喝酒，很好。不過這裏的米酒別饒風味，你只管嘗嘗。這酒只茶喝，一碗兩碗醉不了人的。」

陳元照端起米酒，呷了一口，說道：「倒是比咱們家鄉的米酒強。」說着喝了半碗，就了一口菜，又道：「是好。」連飲兩碗，讚不絕口：「真是不錯，我再來兩碗。」這酒清醇淡香，陳元照一口氣連喝了五碗，還想要喝。石振英皺眉道：「行了，行了！你這個不喝酒的，比我這好喝酒的，喝的還衝。」石振英喝一口酒，要吃一口酒菜，只是慢慢的品味；這個陳元照却真個拿來當茶吃，竟不甚就菜。直等到把五碗酒喝乾，桌上擺滿了空碗，這才讓道：「伯伯，你也喝呀。」石振英笑了，說道：「你倒是個海量，你居然能喝寡酒。」陳元照道：「這酒和甜水似的。」石振英道：「你可留神，這酒有後勁。算了吧，你不要再喝了，堂倌，盛飯來吧。」那一壺花雕竟不教陳元照喝了，只催陳元照吃飯；他自己却用小杯淺斟低呷，慢慢喝起來。一面喝，一面說：「你不用嘴饑；回頭米酒的力量發作了，只怕你又鬧燒心，快吃飯壓壓吧。」

叔姪二人在酒館，飲酒用飯，歇腳打尖；小小行囊和兵刃等物就放在座邊。才入席時，覺得燥渴，此時坐定，漸漸涼快。石振英連啜了三杯花雕，見陳元照只吃菜，飯還沒有來，拿小酒杯，斟了一杯。

陳元照道：「你是眼饞，你只喝這一杯吧。」陳元

照欠身接。又給石振英斟上一。二人倒酬酢起來。一邊飲啖，一邊憑窗眺望；雖然望不見江邊，却能看得見街上過往行人。小酒館酒客寥寥，因為這時並不是用飯飲酒的時候，十來副座頭，除了石家叔侄，只有四五位酒客罷了。有兩個酒客正在閒談，好像正說着本鎮上一樁新聞；福元巷談家，教人找上門了。石振英聽了，並不理會。

忽然聽得街頭上嘩楞楞，嘩楞楞一陣山響，似由街北向街南而來。陳元照道：「這是甚麼響？」不覺的欠身而起，探頭外望。石振英側耳一聽，說道：「這是搖虎撐的。」陳元照道：「虎撐是甚麼？哦，可是賣野藥的串鈴麼？」石振英道：「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金，批，彩，掛，風，火，雷，要，是爲八大江湖。這搖串鈴賣藥的，他那串鈴在門裏就叫做虎撐。」陳元照停着回頭，眼觀外面道：「我知道，怎麼這串鈴響的這聲震心呢？伯伯，你老瞧瞧，這個賣野藥的他那個虎撐怎的這麼大？」

陳元照觸目皆詫爲新奇；石振英却懶怠看，仍喝他的酒，道：「串鈴有一定的尺寸，左不過一掌圓的圈口。可是的，這個串鈴聲音各別。」也不覺側目往外尋看了。

隨着嘩楞楞，嘩楞楞的響聲，搖串鈴的賣藥郎中已經踱了過來。口操川音，念誦着生意經；是甚麼專治疑難大症，小兒科婦科，頭疼牙疼，痢疾鼓症，疔毒痔瘡，五癆七傷，跌打金創，善扎八法神針，以及甚麼仙傳祝由科，移花接木，起死回生。在他口中

沒有治不了的病，反掉一句話，却有救不了的命。石振英臉上浮出笑容來，向陳元照道：「你這傻小子，倒看直眼了。這都是江湖上混飯騙錢的。」陳元照道：「我知道；伯伯，你老瞧瞧，這個人真古怪。」石振英道：「那有甚麼古怪？」口說應，順着陳元照指點的手，向外尋看過來。只這一看，石振英也不覺心中一動，道：「咦？」

但見這個賣藥郎中，年逾中旬，頭頂半禿；黃暗暗的一張瘦臉，却生得圓溜溜一對暴眼；腦後拖着一條小辮，曲如豚尾。穿綉綉長衫，擴落肥大，越顯得身形瘦削；高襪雲鞋，鞋新襪舊；人物與衣履十分不稱。左肩頭跨着一隻小藥箱，十分的敝舊；右手套着那隻虎撐，往上一舉，袖口肥大，腕子全露出來；手臂青筋暴露，手腕枯瘦如柴。只有他手掌中那個串鈴，比起尋常江湖人所用，直大過兩倍；鈴唇歪曲，半開半闔，似用過百八十年；裏面的鐵珠有棗兒那麼大，在串鈴裏面滾動時，幾乎要從鈴口掉落出來。賣藥郎中搖着串鈴，豁朗豁朗的響，把一對暴眼半開半閉，口中念念有辭，將次走近小飲和酒館。這人的奇形怪態，大抵是風餐露宿煎熬的，引得路上行人都向他看。

石振英把此人打量了一遍，回頭對陳元照說道：「元照，你看怎樣？你也覺得這個人古怪吧？」陳元照用筷子敲着飯桌，閒閑的說道：「這個人的形容穿章，好像不偷不類似的。」這個人久走江湖，不是安善良民。」他只是信口胡猜；多臂石振

英忍不住，道：「你不要裝假，我問的不是這個。八大江湖本來就是騙局，欺騙鄉愚婦人，乃是他的本等。我教你留心察看，這個人究竟是幹甚麼的？」陳元照脫口道：「不是賣野藥的麼？難道是喬裝改扮，微行私訪的官人不成？」石振英道：「你越說越離格了。我要試試你的眼力，不是教你胡謔；你再仔細看看他。你難道不覺這個人的面相和他的眼神，很有奇特的地方麼？」

陳元照道：「唔？」立刻兩隻眼睜得大大的，探起身來，重新細看這賣藥的男子。這男子手搖虎撐，肩跨藥箱，一幌一幌的，已然越走越近，就要來到小飲和酒館門口了。

這個賣藥的郎中，形容憔悴，徐行在街心；那一對圓眼珠半睜半閉，隱呈迷離之狀，好像熬了夜似的。偶然側目旁睨，眼光往外一掃，却閃閃含光，直像一把夾剪。轉眼越過了酒館臨街的敞窗，把竊竊私議的石振英叔侄釘了一眼，又送了一眼。隨即扭頭看到別處，口中誦念道：「善治跌打損傷，傷筋動骨，中風不語，左癱右瘓，五癆七傷，男女疑難大症，小兒急慢驚風，痞積雜症，婦人七十二雜症，手到病除。……」

陳元照這才看出這個人的怪相來，叫了一聲道：「伯伯，我瞧出來了，這個人一定會功夫！你老瞧，他的眼神夠多足，那隻搖串鈴的胳膊直挺挺的伸出來，總這麼端着，你瞧他一點不嫌累。並且他的脚步別看跟踉蹌蹌的，你看他一提足，一落足，夠多麼穩。

健。：「還要往下說，忽聞背後也起了嗚嗚私議之聲。一個人道：「二哥，你聽，這兩位一定也是行家，人家也看出來了！」另一個人道：「少說話，看人家聽見！」石振英愕然回顧，隔着桌子，有兩個酒座，正低聲說話；一個中年漢子，一個少年，看模樣像是本地商人，偶來小酌。兩人四隻眼正往這邊瞅着；細辨眼神，倒不盡瞅自己，恰和自己一樣，從窗口直望到街上，正自尋看那賣藥的郎中。和石振英眼光一觸，那個少年把中年人推了一下，兩個人登時不言語了，低下頭就吃菜；一面吃着，仍然囁囁私語，話可聽不出來了。石振英暗笑着，打量這兩人；忽然又有一個響喉嚨在那邊叫道：「王二爺，快過來，你瞧那個傢伙又來了。」

石振英扭頭一看，酒館門口立着一個跑堂的，手拿一條白手巾，一面倚門外窺，一面向另一個酒座點手。這位酒客大槩就是所謂王二爺，竟應了一聲道：「真個的又來了，這可不好，保不定要出事！」停箸輟食，慌慌張張的走到門前張望，把脖頸伸得很長。但是賣藥的郎中已然走過去了；只看見背影，看不見面貌了。還有一個堂倌，兩個酒客，都擁到窗口門前，直眉瞪眼，齊往外瞧。

小小一座「小飲和」酒館，竟騷然聳動，一齊的釘看賣藥郎中。直等這賣藥郎中走出街外，大家還在呆看；並且七言八語，議論紛紛。曉得是怎麼回事的人，就嘖嘖駭異

：不曉得的人，就一疊聲打聽。

一個酒客說：「不錯，就是這傢伙，連這趟一共來了五趟了。」

堂倌說：「怎麼五趟？」搖着手指頭，數算道：「昨天四趟，前天兩趟，今天這一會，就兩趟。哼，光我瞧見的，這傢伙足來了九趟。……至少也有八趟。」

少年酒客低聲說道：「福元巷談家二少爺怕要搪不了！」

中年酒客低聲答道：「這傢伙竟敢堵着門口吵罵，一定有來頭的！」

另一飯客說：「我就不信這個！憑他光桿一個人，談家上上下下足有十幾個長工，叫出來，一頓脩揍，把東西打跑。再不然，報給地面，把東西子捆送衙門，拿他當土匪辦，無緣無故，在人家門口溜躑，這就有偷竊踩道的嫌疑，何況狗蛋的還嘴裏不乾不淨的罵街呢。」

一個人道：「他罵甚麼？」

那個堂倌答道：「上回王二爺跟過去聽見了。」

這些人齊聲問那個王二爺；王二爺抹着嘴，搖頭說道：「罵的話，咱們也聽不很懂；好像是說：『姓談的父債子還，爺們討債來了。』……」

少年的酒客隔着桌子問道：「真是討債的麼？」

中年酒客道：「憑談家豈是賴錢的？你又裝糊塗了，『父債子還』，不過是一句比喻；這小子一定是尋仇的。」

那個王二爺好像口快心直，突然說道：「不錯，真是尋仇的。那傢伙堵着門口嚷，甚麼『兩刀加一鏢』啦，甚麼『半隻胳膊一條命』啦，又是甚麼『怎麼欠的怎麼還』啦；究竟是怎麼回事，到底也聽不出所以然來。」

一個人復問道：「沒聽見談家說甚麼嗎？」

王二爺道：「甚麼也不說。豈但不說，把大門一關，任憑人家堵門口叫罵，連答腔都不敢。」

堂倌歎道：「可歎談五爺一世英雄，無奈兒子不爭氣！」

那個中年人道：「他一個書呆子，想爭氣，也不會動刀子拚命啊！」

又一人道：「本來談五爺當年在西川道上，轟轟烈烈，威鎮江湖，保不住跟綠林結過怨。現在教人家找上門來，就看這位談二少怎麼應付吧。」

忽一人插話道：「我跟你打聽打聽，這傢伙就只一個人堵門關，談家的人真個的連出來答話的都沒有麼？這傢伙恐怕明着是一個人，暗中一定還有同黨吧？……」

另一人道：「那可說不定，強龍不壓地頭蛇，談家是本地紳士；他胆敢登門尋釁，

暗中說不定就有幫手。」說至此，忽然語住聲斷。三四個人的眼光虛虛怯怯的，齊向石振英釘來。原來內中有一個人，瞥見了石氏叔姪身旁凳上放着的行囊，暗向衆人一指；這行囊長條形，外有一把帶鞘刀，內有一對銀光奪。這幾個人忽生戒心，一齊住口，散開了。酒客就坐下來吃酒，堂倌也過來照應買賣，所有的人全不言語了。

多臂石振英不由暗笑，回頭一看陳元照，把一對大眼都聽直了；低聲說道：「元照，你坐下。」陳元照憬然有悟的說道：「伯伯，你老聽見了麼？這裏面很有文章。」說時一指窗外道：「好像這個賣野藥的是個江湖上尋仇的人物，咱爺兩個打聽打聽去，好不好？」石振英微微一笑，暗使眼色道：「坐下。」故作勸酒，一按陳元照的手背，低聲道：「你小心點，你剛才太露相了。」陳元照忙道：「我怎麼了？」石振英道：「你不知道？」背着身子，悄悄指那些人道：「你把眼全瞧直了，他們都衝咱們扭嘴。他們錯把你當做奸細了。陳元照把眼一瞪道：「是誰？」立刻眼光四射道：「我們那地方像奸細？」石振英急急把他攔住道：「傻子，你的神色就像跟賣藥的是一夥；咱們分明是外路人，況且又都帶着兵刃。」陳元照恍然道：「哦！」又不禁扭頭回顧那幾個酒客。那幾個酒客果然還在偷偷打量石陳叔姪二人；那個年青人伸着脖頸，探看陳元照身旁的行囊，和裏兵刃的那隻黃包袱。陳元照一回頭，那人連忙低下了頭；陳元照連瞪他兩眼。

酒座那邊，還有幾人喁喁私議。多臂石振英對陳元照說：「你只低頭吃菜，不要瞧他們。你一瞧他們，他們更多疑了，甚麼話也不說了。這個賣野藥的一定不是尋常百姓，這裏面一定有事故。你要是願意打聽，你只裝沒事人；他們過一會，一定還要講究的。茶寮酒肆，一向是閒事閒非，亂講話的地方；你只張開耳朵聽，咬住舌頭看好了，千萬別問。你要明白，在生人面前，越問越不說，越打聽越瞞着。」

陳元照翻着大眼想了想，石伯父的話似乎有理，便不多話，低頭吃飯；却仍翻着一對黑眼珠，抽冷子，往酒座那邊偷看上一看。果然石振英的話很有道理，起初他們只望着石陳父子，避忌着不肯再說；過了一會，見陳元照只顧飲啖，毫不注意他們，他們就漸漸的重復講起來了。過了一刻，越說聲音越做，到底又高談闊論起來。有人親眼看見賣野藥的，堵着福元巷談家門口，拍門找人；兩邊巷口竟各有一個口音各別，形色刺眼的人物，在巷口外走過來，溜過去；賣野藥的出巷，他們才遠遠的跟着走了。一連兩日，都是如此；談論的人不禁替談家二少扼腕着急。尋仇人厲害，恐怕不僅鬥毆出氣就完結的，保不定「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酒客們反覆議論賣野藥的登門尋隙，如何聲色俱厲，如何潛有黨羽，如何談宅閉門納氣，不敢支吾；却沒有人說得出尋仇的原故，也不曉得起隙的由來。……

陳元照草草吃飽，眼望伯父石振英，有點焦急；低聲催促石振英，要過去打聽一下。又問：「伯伯，你老看，我們先不上蕪湖，行不行？小姪的意思，……」說着笑了，道：「我打算……」石振英眼含着逗弄人的微笑，說道：「你打算怎麼樣？」陳元照不肯說出己意。石振英道：「我替你說了吧，你打算打聽打聽，你打算打個抱不平，你打算在這裏打店，對不對？」陳元照嗤的笑了，道：「好伯伯，你老真會猜，咱們今晚上在這裏打店吧。况且，你老人家把我教出能耐來，總得露一露，試上一試。這一件事多麼氣人；你老訪一訪，咱們也看個熱鬧，行不行？」

叔姪二人正在低笑着爭執，那一邊酒座也在譁笑着爭論。有人說：「賣藥的不再來了。」另有人說：「不對，他今天還得再來一趟。」正在打賭猜測，堂倌忽然大聲叫道：「王二爺，還是你老猜着了，那傢伙真又回來了。」

這三五個酒客紛紛立起來，道：「又繞回來了麼？」堂倌道：「噫，他在對過酒攤上，坐下買酒喝呢。」人們齊聲道：「哦，喝酒了，就只他一個人麼？」都湊到酒館門口，向外面張望。陳元照也忍不住，探身往窗外看，却看着。隨即說道：「伯伯，我們出去看看。」石振英一笑起身，竟跟元照一同走過來；隨即站在酒館門口，往外端詳。酒館斜對面小小一座酒棚下，果然見那賣野藥郎中，把藥箱放在酒案上，叫了幾碗米

酒，兩碟酒菜，臉衝外吃喝起來。嘴喝着酒，兩隻眼骨骨碌碌，東張西看；顧盼之間，隱含煞氣。

街上行人好像都對他注意。酒棚下有三四個脚行粗漢，也在那裏喝酒，似看着這賣藥的神情古怪；內中一個多嘴的，就向他搭訕道：「喂，先生，今天的生意不壞吧？」賣藥郎中翻了翻眼珠子，說道：「啊，不壞。」仍啜他的酒，有點意答不理的樣子。尋常的江湖生意人，巴不得有人和他說話，他好打開生意經，流口轍；這個人却離奇，不但寡言，而且口角生硬。那個饒舌的粗漢一指矮凳上的小藥箱子，又問道：「先生，你這箱子裏有甚麼藥？都治甚麼病？」

賣藥郎中把酒碗一放，臉上就象掛了一層霜，說道：「甚麼藥都有，單看你犯甚麼病了。你要治病麼？」

粗漢碰了一個釘子，別人都衝他擠眼泚牙；這個粗漢也沉不住氣了，登時發話道：「我說，喂，你這個人是怎麼說話！我好好的問你，你怎麼說我犯病？你別是犯甚麼病吧，這是甚麼生意話！」

酒館的人指指點點說道：「你瞧，要吵起來。」

再看賣藥的郎中，忽有所悟似的，把精神一提，眼光一轉，枯臉上堆下笑來；說道

：「我這藥箱，你別看着小，貴重的藥可不少；不敢說起死回生，也管保藥到病除。棧數倒不多，一百單八味，九散膏丹，應有都有。——掌櫃的，再來一碗。——我是不會說話，朋友別見怪！」對這粗漢敷衍了幾句，便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說了。却還是要酒，要菜：左一碗，右一碗，喝個不住；雙眸爛爛，仍望着那邊巷口。

那個粗漢這才把臉色轉過來，笑了。好像這個粗漢和他的兩個同伴都不知道賣藥郎中的來派，有點故意囉唆他，拿他當下酒物；說道：「喂！先生，你能治童子癆，黃病，雜療病不？」

賣藥郎中道：「能治。」

粗漢一指賣酒的老頭子，說道：「你瞧，這位黃老板，他耳朵底下那個大瘤子，你能給他治麼？」

賣藥郎中連頭也不回的答道：「能治，沒有治不了的病。」

粗漢道：「這大概得拿刀割開，擠出膿血來。」

又一粗漢道：「用藥蝕，行不行？」

賣藥郎中竟不答腔，仍自吃酒。隣近酒攤上，恰有一個漢子，光着一隻左脚，在那裏吃羅漢豆；這正是河邊的一個脚夫，腿上長了一個瘡。先前那個饒舌的粗漢便道：「

趙老么，你那條腿還沒有好？現有先生，你怎麼不教他給你看看？」另一粗漢說：「這
個得貼膏藥，拔毒膏甚麼的。」

幾個人一齊慫恿趙老么，趙老么拖着他那條病腿，走了過來。原來是黃水瘡，流膿
滴水的，失於潔淨，鬧得很重了。挨到這邊來，把那條病腿往凳上一放，整放在賣藥郎
中的面前。賣藥郎中挑眉一皺，連連搖手道：「這個瘡我不能治！」才說出口，又嚥回
去，改嘴道：「你這病叫做千年瘡，我這裏有藥專治你這瘡，只怕你捨不得花錢。」

粗漢們七言八語道：「你這先生可是外鄉人，瞧不起我們幹腳行的；爺們花個十串
八串，還警不住。來吧，你那藥多少錢一副？是膏藥，還是麵藥？」

賣藥郎中哈哈一笑道：「我這裏有五福提毒散，又叫七厘散，斷毒丹；十五兩銀子
一副。」

粗漢們譁然吐舌道：「你窮瘋了！」先說話的那個粗漢就挖苦道：「你臊老娘們行
了，爺們都是外面闖江湖的，你開方子也得掂量着分兩。你把你那馬眼睜開了！」還
要往下說；那賣藥郎中吧的一拍酒案子，震得酒濺杯傾，厲聲道：「我沒有強逼你們瞧
病，也沒強逼你們買藥，十五兩銀子，愛治不治！」雙目一睜，閃閃的吐出寒光；把頭
一轉，如一把利剪似的，將這四個粗漢挨個斜瞪了一眼。並且說道：「我還告訴你，不

怕得罪你們幾位，你不是說貴麼？我還不賣給你們。貨賣識主，我這是真藥，不賣假行家。——掌櫃的，再來一碗酒！」

四個脚行登時鬧了起來；這個賣野藥的別看人單勢孤，雙眼一瞪，比脚夫們還利害。賣酒的老黃一看要打起來，連忙哭告勸解。街上過往行人也圍過來，七言八語的排解，酒棚下聚了許多人。「小飲和」酒館門前那些人雖然聽不見因何吵鬧，却高登台階，看得清清楚楚。堂倌對那王二爺說道：「王二爺，你瞧怎麼樣？這個賣野藥的真橫！」才說出這一句，另一個人攔他道：「噠，少說閑話！」堂倌立刻住了口，不言語了，向石家父子偷看了一眼。

多臂石振英扶着門口，和陳元照並肩而望，也都看見這一場小熱鬧。陳元照劍眉一皺，向石振英說道：「這個東西真可惡，一定不是好百姓。伯父，咱們過去勸勸去。」說是勸勸去，實在是想管管去。多臂石振英哈哈一笑道：「孩子，出門在外，多看少管，多聽少道，這裏頭不定有甚麼離奇把戲呢。咱們快吃飯，吃完了飯就依你，咱們澈頭澈尾把這一回熱鬧看完了。」叔叔歸座，不再喝酒了，催着上飯。石振英一面吃飯，一面低告陳元照：「你知道他們爲甚麼吵嗎？」陳元照道：「沒有聽見。」石振英道：「看他們比手畫脚，指一指大腿，又指一指藥箱子，一定是瞧病講價說擰了。本來這種賣

野藥的專會訛人；半文不值的切糕丸，他楞敢瞪着眼要三吊五吊，甚至一兩二兩。」

一霎時吃完了飯，付過飯賬要走；石振英扶着桌子，低頭一想，忽又說道：「堂倌，再泡壺茶來。」陳元照睜着一對大眼，只看着石振英。新砌的龍井茶斟了兩碗，還沒有冷到可口；石振英往外一瞥，突然站起來道：「元照，咱們走。別喝了，咱們到店房再喝吧。」掏出茶錢，往桌上一放，伸手提起行囊，催陳元照快走。陳元照急忙探頭往外一看；那賣野藥郎中和那四個粗漢吵得很凶，高一聲，低一聲，搓拳挽袖，好像就要打架；賣酒的老黃橫在當中，作揖打躬的勸解，只是勸不住。不知怎麼一講究，那賣野藥的聲勢咄咄，將揮老拳，却突然一變，滿臉堆下笑容來。只見他兩隻手比比畫畫，不知說了幾句甚麼；忽一俯腰，打開小藥箱子，拿出一個小瓦瓶來。從中倒出一些粉末，拿紙包好，竟塞在賣酒的老黃的手內。

老黃就遞給爛腿小趙，小趙衝著賣藥的作揖；賣藥的就連連擺手，從身上掏出一把銅錢，嘩朗的丟在酒案子上。立刻見他忽忽跨起藥箱，從好幾個看熱鬧勸架的身邊擠出來，邁開大步，奔小巷口走了。

第二章 小賊孩

陳元照愕然不解，隨着那賣野藥的後影，急張目尋看時，巷口內，任甚麼也沒有。不禁失聲道：「唔？」冷不防聽背後嘆喏一聲道：「怪呀！走了不是？別發楞了，傻孩子，跟我找店去吧。」石振英將發狀的陳元照扯了一把，出了「小飲和」酒館。

這時街上很有些閒人，七言八語，哼着哈着，綴下那賣野藥的，也奔小巷口去了。陳元照隨石振英出離酒館，也要跟蹤過去；却被石振英拉住一隻胳膊，生生拖往後巷口江堤那邊。陳元照一疊聲問道：「怎麼，怎麼？」石振英四顧無人，低聲說道：「凡是綴人，別從背後綴；你要斜繞過去，迎頭綴最好。」陳元照點點頭，也回頭看了看，低聲反問道：「那個賣野藥的吵鬧的正兇，爲甚麼忽然走了？他把他的藥是賣給那個腿生瘡的人了，還是捨給他了？」石振英欣然說道：「你猜的不錯，他是把藥捨給人家了。你大概沒有看見，這個賣野藥的是個老江湖，可是我猜他脾氣必然很暴，自己按納不住，所以才和人吵起來。正在吵着，那邊曲巷口大約有他一個同伴，向他通了一個暗號，大概是責備他不該和一般脚夫粗漢惹閒氣。所以他這才換出笑臉來，把他的藥交給勸架的，再由勸架的送給買藥的。他既然在這裏生了事，自然不便再在這裏留戀了，他一定是追他同伴去了。」說罷，問陳元照道：「據我猜想是這樣的，你想對不對呢？」

陳元照十分佩服的笑了，說道：「你老人家猜的很對。」——但是石振英猜的並不完

全對。

那個賣野藥的並非因為吵了架，才躲開。他是忽然接到把風同伴的警報，才走開的。在東巷口，有一個穿短衫的漢子，向他調坎：「窰口西添了生點，二人担托來兩個蓮果，老合馬前把合把合！」說的是：仇家門前，忽有兩個女子坐轎來了，催他快去看看。這坐轎來的女子，固然不見得準是談家邀到的能人，却保不定他們要喬裝改扮，伺機逃走。這斷不能放鬆；賣藥郎中不遑再和脚夫嘔氣，立刻回噴作喜，丟下一包藥，如飛的奔往福元巷。石家父子也急急繞了過去，來晚了一步，只看見兩頂空轎，六個轎夫，轎中人早已進入談家內宅了。

再看那賣藥的郎中，大概也是一步來遲，沒有看清轎中人的面目似的。那個短衣人在前急走，似乎引導着他；他把串鈴搖得豁朗朗響，大岔步緊走到談家宅前，直眉瞪眼，往門內端詳；門口却忽隆的一響，雙門緊閉了。賣藥郎中僅僅看見了轎中人的兩個背影，不錯，是兩個女子；一個中年婦人，一個少女，纖足，穿裙。

石振英和陳元照裝做過路人，由西口往東口走。那個短衣人忽走到空轎前面，向轎夫道一聲辛苦：「朋友，從那裏來？」轎夫用手一指道：「西邊。」再問不答了；忙着拿根竹枝，刷腳上的泥。

那賣藥郎中却一聲不響，只上下打量這轎，忽然冷笑着扭頭就走。却又抽身，對着談宅的門口，大聲喊道：「相好的，時候可是到了；見也在你，不見也在你，爺們對不住，邀駕就只這一回了！」忽伸手一挖串鈴，從鈴唇歪露處，掏出一個鐵球來，一抖手，「吧！」打入門楣「五世其昌」的昌字上。喝道：「事不過三，太爺催第三回駕！」看熱鬧的聚了七八個人，一齊仰頭看時；那賣藥郎中搖起串鈴，分開看熱鬧的，昂頭而行，形跡不檢，一直往巷東走去了。又一拐，鑽入另一小巷。

陳元照道：「伯伯，快追！」石振英道：「別忙。」忽見另一小巷，鑽出來一個十幾歲的小窮孩子，奔到談宅門口來。石振英低聲道：「你別急，丟不掉他。咱們先到談宅門口看看，回頭就找店，反正他得住店。」陳元照道：「萬一他在此處有朋友呢？住在朋友家呢？」石振英一怔道：「對！：可是，你又忘了，他一定要到談宅來。我們找不着他，只在談家門口等他，再不會撲空。」陳元照方才釋然。

父子二人順巷路，緩緩的往談家門口走來。看熱鬧的指點着談家門楣，紛紛講究，還在聚而未散。那個小窮孩子也來看熱鬧，跟那幾個轎夫東一句，西一句瞎搭訕。陳元照趨近談家門口，仰頭一望，那「五世其昌」的橫楣，除了「其」字，竟每個字都嵌着一個鐵球；鐵球深入，幾乎陷沒不見。談家的街門仍然靜悄悄交掩；雖然人至轎停，也

還是緊閉不開，已開復閉了。陳元照回頭一望，情不自禁，竟趨奔門前台階，伸出手來，就要挖那鐵球。背後石振英叱喝道：「喂，幹甚麼，別討人嫌！快過來吧。」立在轎旁邊，暗中打量小轎的款式，形迹；一面聽那個小孩子和轎夫搭訕閒談，暗自點了點頭。那個孩子竟是本地口音，石振英不禁又把這孩子看了一眼。看熱鬧的人個個涎牙吸氣，紛紛議論。聽了一會，略有所得；更將談家門戶仔細看了看。這是一片瓦房子，大院落，數之門；還有幾間樓房，建在福元巷的後面。在福元巷前面，僅僅看見小樓一角，猜不出這幾間樓房是住房，還是佛樓。一回頭，見陳元照正自傾聽看熱鬧人的聚語，遂低低噓唇，微嘯了一聲，把他嘯過來。兩人搭伴，繞着談家前後，走了一遭。

却才轉了半圈，走近後巷，忽聽頭頂「吱！」的響了一聲。石振英抬頭仰視，有牆擋着，任甚麼也看不見。急走開數步，再仰面一望；談宅後院那一角小樓，忽然樓窗半開，有兩個女子的面孔，正當樓窗下窺。一個中年婦人，豐容盛鬋，衣飾雅淡；一個少年女子，荆釵布裙，十分整潔；生得鴨蛋臉，直鼻小口，形容俏麗，膚色微黑。這兩個女人憑肩下看，星眸直注射到西巷口江岸那邊。兩個女子喁喁細語，忽然「瓜達」一聲，樓窗闔掩，看不見了。跟着談家的大門忽開，出來一個老頭子，把六個轎夫都叫進去。石振英心中一動，把陳元照一扯，急急的轉彎抹角，奔到江岸那邊。

這江岸其實和福元巷還隔着半里地；走出了福元巷，外面乃是空堤。堤上有一個短衣人，倚樹站着，似臨江閒眺。忽見那個賣藥郎中從小巷出現，斜趨江堤，向那短衣人走去；兩人似打了個招呼，旋見那賣藥郎中折奔碼頭。石振英不便過去，隱蔽在墻隅，向外探看。那短衣人兀自倚樹而立，似有所待。果然耗了一會，那十幾歲的小窮孩子，從福元巷奔來，跑到男子身邊，好像告訴甚麼話。那個男子翻來覆去的盤問，小孩子就扯東拉西的回答。一問一答，過了好半晌，那男子掏出了一把銅錢，遞給了小孩子。小孩子接了錢道：「你還打聽甚麼不？」那短衣男子道：「不打聽了，你去你的吧。」那小孩子得了錢，歡天喜地的奔小巷走去了。

石振英心下恍然，看這堤上的短衣男子，向談宅小樓瞥了一眼，逕目下堤，也踱進碼頭去了。石振英忙和陳元照也抽身回轉小巷，躲着短衣人的視線，轉過福元巷，追及那個小孩子。向小孩一招手，叫道：「喂，我說小兄弟，你過來，我煩你一點事。」那小孩子回頭一看，笑了，走過來說道：「客人，你也要打聽甚麼事麼？」石振英道：「正是。」立到拿出二百錢來，說道：「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小孩道：「我叫唐六。」石振英道：「唐六，我向你打聽打聽這裏的店房一共有幾家，那一家好？」小孩答道：「這裏只有兩家店，一大一小，一家叫慶合長客棧，一家叫招遠客店。客人你要是

不認得，我領你去。我可不自領，你得給我幾文辛苦錢。」石振英笑道：「那是自然，我知道你是專管跑碼頭，跑腿拉牽的；你先把這二百錢拿了去。」

小孩子很歡喜，把錢接過來，先數了數，道：「這是二百錢，剛才那位客人給我們一串。」石振英道：「你別忙，你把我們兩人領到店房，我也給你一串。」小孩子大喜道：「我今天買賣真好，不大一會，就賺了兩串。回頭我買蜜餞櫻桃吃去。」這個小孩才十四五歲，却生得很高的身量，專在碼頭上，給客人引路，跑腿，溜牲口，搬行李，做些負苦的事，每天找些零錢過活。

石振英遂命小孩引路，先投客棧。陳元照跟着石振英，東鑽一回，西跑一頓，心中覺着古怪。眼見那個搖串鈴賣野藥的男子彈門示威，揚長而去，應該追趕他去；而現在反倒做這些迂遠的舉動，先要投店，天氣又早，似乎很不必；不由向石振英咕了幾句。石振英不耐煩道：「有甚麼話，到店裏再說。」陳元照仍道：「但是那個賣野藥的，只怕找不着了。」石振英道：「你怎麼……哼！」又道：「少說話，跟我走。」那個小孩子在前引路，聽見了，回轉頭道：「二位要找那個賣野藥的麼？你可以問我，我知道他的住處。」陳元照忙道：「真的麼？你……」石振英忙道：「我們又不害病，我們找他做甚麼？他不是住在招遠客店嗎？」小孩道：「噢，你怎麼知道？」石振英哈哈一笑。

道：「我怎麼會不知道；小夥子，你把我們引到慶合長客棧好了。到了地方，我給你一串錢。」小孩道：「是啦，我謝謝你老。不過你老倒不如住招遠客店，又近又乾淨，慶合長又遠又不好。」陳元照道：「伯父，咱們住招遠店吧。」石振英道：「瞎，我們還是住慶合長。慶合長是熟地方，小夥子，你還是領我們到慶合長吧。」

石振英自己也把話說漏了，可是陳元照和小孩子全沒聽出來。慶合長客棧既是熟地方，他可是還要跑合的小孩子引路，這話本就有語病。石振英自己也笑了，便催道：「小兄弟，你快領我們去吧。」

唐六點頭前行，進入碼頭，曲折循行，到了慶合長客棧那條街上。唐六一指街南道：「客人，一進這趟街，你再往東拐，路南第七個大門，就是慶合長。客人，你自己尋了去吧，你把那一串錢給我，我不進店了。」石振英道：「這又怎麼了？你總得把我們領到地方啊。」小孩搔頭道：「我不進那店，那店裏的夥計太可惡，總欺負人。」石振英道：「這店欺負人麼？那誰還肯住他的店？」小孩哧的笑了，說道：「他不是欺負客人，他們專欺負我們小孩。」石振英道：「原來如此，他怎麼欺負你了？」小孩子笑了笑，不肯說；石振英一疊聲催問，他這才說道：「他們那裏的夥計淨誣賴人，說我們偷東西。」

石振英嘆味一笑道：「哈！原來你是小賊？」唐六臉一紅道：「你老別罵人，你快把那一串錢給我吧。」多臂石振英留神把唐六看了一眼，這個小孩細長脖頸，禿腦袋，果然生得滑頭滑腦，衣服很襤褸。笑說道：「唐六，你別怕，你儘管跟我進店。來，你給我們抗着行李，他們自然不敢輕賴你了。」唐六兀不肯去；石振英道：「你不送到地方，我可不給你一串錢。那麼一來，只可減半，算五百文了。」唐六不由發急；石振英，陳元照一齊笑了，說道：「我逗你呢，你別着急。錢一準給你，你只管進店；進了店，我們還要煩你別的事呢。你再掙一串，不更美麼？」

這小孩子果然想了想，點頭應允；替陳元照接過行李來，往肩上一抗，就往店房走。慶合長店的夥計真個一見唐六，便要動手打他的頭，齊嚷道：「小賊孩又來了。」唐六歪着腦袋叫喚；石振英忙道：「夥計，不要打攪，這是我們僱的。」教夥計找了一個乾淨房間住下；又吩咐打臉水，泡茶。命小孩唐六把行李放在板床上，叫他坐在凳子上，閒閒的和他攀談道：「唐六你別忙，我還有話問你哩，」這個唐六却坐立不寧，一味向石振英討錢要走；口中說道：「客人快點吧；你給我錢，我還有別的生意哩。」石振英笑道：「你有甚麼生意？不過是給人家引路，溜牲口，搬行李，跑跑腿，賺個三文五文的。算了吧，今天你發財了，兩水買賣得了兩串錢，很可以歇歇了。」唐六着急道：

「怎麼沒有買賣？你老別小看人，我那一天不賺個五百六百的？快給我吧，一會兒糧船就來了，我還得攬客商去哩。」眼巴巴的釘着石振英的錢包，恨不得動手自己去拿。陳元照見了，很覺好笑，調侃他道：「這幾步路，就要一串錢？你別訛人，給你五十個大錢，就很少不少。」唐六把眼一瞪，就嚷道：「那那那可不成，咱們是怎麼講的？你就誤了我好半天的功夫，少給錢可不成。」

石振英擦完了臉，夥計泡上茶來。一見唐六嚷鬧，夥計走過來，便要捉耳朵，往外攆他。石振英攔住道：「夥計你不用管；我還要僱他有別的活做哩。」遂命店夥退去；先取出兩串錢，提在手中，笑對唐六說道：「小夥子，你不用發急，我們是和你做耍的。你不要另攬生意去了；你看，這是兩串滿錢，我都給你。我向你打聽幾句話，你可一字一板的告訴明白了。」

唐六眼釘着兩串錢道：「真的麼？」

石振英笑道：「我騙你做甚麼，你不放心麼？這麼辦，我先給錢，後買貨。來，你先拿了錢去。」唐六大喜，劈手便來抓錢；石振英將左手一攔道：「小夥子，你就認得錢，你可知道我要問你甚麼事，你都對答得上來麼？我出這兩串錢，不淨問你一兩句話；我是要僱你一整天，有好些事哩。」唐六兩眼仍然釘着錢，將禿頭一幌道：「行行行

兩串錢僱一天，幹！要講究抬抬拿拿，你老別看我人小，哼，準比大小夥子不含糊。就是整包的米抗不動；別的行李，絲綢，棉花包，咱都能來來。」石振英笑道：「我們不是僱你抗東西，我們還是向你探聽事情。這裏的情形，我們不大熟悉，我打算僱你當個嚮導。」

「嚮導」二字却把唐六臊住了，大瞪眼問道：「嚮道？嚮道管幹甚麼？」石振英道：「嚮導就是領道的，我們要向你打聽打聽這地方的詳細情形。」唐六道：「噢，我明白了。你老是外鄉人，新來乍到，你老準是要打聽路程。……」陳元照搖頭一笑，剛要說話；唐六越發抖精神，逞聰明道：「再不然，你老是要訪朋友，打聽地名；再不然，你老一定是打聽米行行市。你老別瞧不起我，我還真是個地理圖，小探子；甚麼事咱全知道。你老儘管問，只要出不了魯港，我全能不教你老白花錢。」這個小窮孩子實實拍拍的坐在凳子上，把大腿放在二腿上，腰板一挺道：「你老問罷！」一對小母狗眼還是釘着石振英手裏那兩串錢。又說道：「你老快問，我還沒吃飯呢，我得先出去買點甚麼吃。」把手一伸道：「你老先借給我一串。」

石振英縱聲大笑，陳元照也笑起來。隨將兩串錢都塞在唐六兒手裏，道：「你這小傢伙，怎麼不放心，總怕人家白使喚你？」唐六接錢到手，精神一振，立刻滿臉都是笑

容，高聲說道：「嚇！你老是好。你老不知道，這些糧販子，絲販子可惡極了，他們慣會白支使人。把人家支使一個夠，臨了要錢一瞪眼，再要就想動手打人。我唐老六再不上那種當了，現錢買現貨，他們不先給錢，我決不幹。」

石振英笑道：「你今年十幾歲了？」唐六道：「十五。」陳元照道：「我不信，你頂少也有十七歲了。」唐六道：「真的，我是十五歲，屬鼠的，我長的個高。……還是不行，我真餓了。你老等一等，先讓我出去，吃點什麼，行不行？」說著就站起來；陳元照把眼一瞪道：「好！你要溜？把那兩串錢吐出來，你再走。」唐六道：「嘖嘖嘖，你老還怕我拐了錢走不成？我是小孩，我可不敢做那事；那麼一來，誰還照顧我？」石振英道：「唐六，你得了錢，一點事還沒有給我辦呢，你就餓了？這麼辦，小夥子，我請你吃一頓，好不好？」高聲喊叫夥計，給唐六叫來一份飯，當面看着他吃。

唐六並非真餓，他是餓了。身上憑空得了這些錢，這錢在腰間可就登時蠢動起來；並且粉蒸肉也想他了，皮蛋，鱸魚也想他了，密柑也想他了，甘蔗也想他了。他倒沒打算得錢一跑，只是要趕快把錢花出幾文去，省得舌頭在嘴裏難受。這麼一鬧，反又白賺來一頓好吃喝，這個小孩子越發眉開眼笑。看着桌上的一盤油燜筍，一碗粉蒸肉，一大碗肉湯，把舌頭舐着鼻樑，向石陳父子笑道：「客人，你二位不吃點麼？我可有偏了。」

「毫不客氣，把凳子挪了挪，大吃起來。把個慶合長的店夥看得直吐唾沫，道：『這小子，八輩子積德，今天得着這一頓飽飯。慢吃點，別撐破肚腸子，還得找鋸鍋匠！』」

此時陳元照已將行李展開，把褥子鋪在板床上。石振英那柄帶鞘的折鐵刀，和陳元照的那一對卍字銀光奪，以及匣弩，鏢囊，飛蝗石袋，袖箭筒等，都卸在床角。石振英隨便往板床上一躺，側着臉，漫不經意，且向唐六有一搭，沒一搭，問着閑話。陳元照却在對面椅子上坐，信手取過自己的兵刃，將黃襪套褪去；就用布套，來拂拭兵刃，一面聽石振英向唐六問話。

唐六這小子隨問隨答，且吃且說，眼睛却不肯閒着，骨碌碌的看着石氏父子。一抬頭，却又看見了床頭那把刀，那些噐器包囊，又看見陳元照手中這一對卍字奪。這一對「奪」奇形怪態，上頭尖鋒全似槍頭，鋒下却有個卍字錠；卍字磨鋒，可勾可掛，下頭把握處有月牙護手。柄端有尖鑽，渾似去了鈎頭的虎頭鈎；又像是半截戟倒裝上卍字槍頭。却只有二尺八寸長，連桿帶鋒，通體是純鋼打造。唐六那裏見過這個？不由一動道：「喝，這是甚麼玩藝？原來二位客官全會把式呀？」不知不覺的有點發毛，眼珠子直向陳元照身上打量。陳元照不住手的用他那黃襪子，擦那卍字銀光奪；擦了這枝，再擦那枝。

石振英眼看着唐六把菜飯都吃淨，連湯也喝完；就問他道：「小傻子，飽了麼？」唐六看了看空盤碗，說道：「飽了，飽了。」把嘴一抹，搬過茶壺來，便要嘴對嘴的喝茶。被陳元照攔住，厲聲喝道：「瞎瞎瞎，這不有茶杯麼？」唐六一縮脖子道：「是啊，我知道。」放下茶壺，便來抓茶碗。石振英從牀上坐起來，道：「唐六，你不怕燙死你？那是剛沏的茶熱，大概這茶鹹一點吧？」唐六道：「不鹹，還可口。」陳元照笑道：「要是空口舐盤子，好像口重一點，快喝茶沖沖吧。」

唐六也不回嘴，只顧往肚裏灌茶。茶熱口急，就要出去找涼水喝。陳元照道：「不行，你別走了。你拿了我們的錢，就算賣給我們了；將就點，喝點龍井吧，喝慢點也行。」唐六吸涼氣道：「你老真把人看斃了，我爲甚麼跑？這茶真燙嘴，喝着不跟勁。」恰好店夥來收食具，石振英笑道：「夥計，你給我們送一壺涼開水來，我們要飲飲小牲口。」夥計一笑答應了，把涼開水送來，警告唐六道：「吃腥喝涼水，準鬧肚子，你可趁早預備手紙。」

唐六還是不答腔，把涼開水對熱茶，喝了一氣。果然有點皺眉咧嘴，似乎肚子不大好受。因見石家父子臉上都帶着笑直瞅他，他就把肚皮一彎，用手捂着，說道：「客人，你老有甚麼事，說吧。」石振英笑着想了想，問道：「唐六，你家裏都有甚麼人？你

是本地人麼？」唐六道：「我是本地人。我們家裏呀，一個老娘，一個哥哥，一個嫂子，現在住娘家了。」石振英道：「你不是行六麼？」唐六道：「是行六啊，我哥哥行四；我還有四個姊姊，死了兩個，嫁了兩個。客人，你老打聽甚麼事，快問吧。我還要回去，給我娘買米去哩。」陳元照道：「你又有事故！不許你動；僱了你，你老老實實歇着。」唐六忙道：「我沒想走，我是這麼說。」

石振英先問了幾句閒話，跟着問道：「剛才堤上有一個人，給了你一串錢，是不是？」唐六道：「是呀。」石振英道：「他向你打聽甚麼話了？」

唐六眼珠一轉，支吾起來，說道：「他沒有打聽甚麼。」石振英把臉一沉道：「唐六，我給你兩串錢僱你，就是要跟你打聽這些事；你不肯告訴，可不行。」陳元照走過來，伸手道：「把兩串錢退出來。」

唐六把禿頭一幌，眼珠又一轉道：「噢我當是你老花錢打聽正經事情哩，你老就打聽這些閑篇呀。我說，我一定全告訴你老。剛才那個人是出了五百錢，先僱我打聽打聽福元巷談家新近來人沒有；又打聽談家新近有人出門沒有。回頭他看見談家門口來了轎，又加了五百錢，教我打聽那個轎夫，轎是從那裏來的，坐轎的是誰。」

石振英一聽，衝着陳元照點了點頭。陳元照便問：「你打聽出來沒有？那兩頂小轎

究竟從那裏來的？」石振英接過來問道：「唐六，你就把他問你的話，和你答他的話，一點別漏，全告訴我們；我還有別的好處要給你哩。：那個人姓甚麼？是那裏人？不是本地人吧？」

唐六立刻精神一振，向石陳兩人偷釘了一眼，臉上似乎流露一點疑慮之情。跟着又坦然了，說道：「那個人不知叫甚麼，也不知是那裏人。他可決不是此地人，他是新近這幾天才來的，總在福元巷轉彎。」想了想又道：「他跟一個賣野藥搖串鈴的傢伙，大概是夥伴。：：：二位，你老問這個，你老別是衙門裏私訪的老爺吧？」

陳元照道：「你倒說得不錯；既然明白，趁早說實話。」

唐六道：「怎麼樣，我一瞧二位，就像衙門口裏的老爺。」石振英搖手道：「別胡說了。我問你，那幾個轎夫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坐轎的是甚麼人？」

唐六道：「抬轎的小子不肯告訴我，他只說來的地方很遠很遠了。坐轎的我倒知道，我全看見了，是談家的大奶奶和一個二十來歲，黑裏俏的姑娘。」

石振英，陳元照，相視「唔」的一聲；繼續追問唐六：「你怎麼答對堤上那人呢？」唐六道：「我自然就實說，告訴他轎是打遠處來的，坐轎的是談家的人，一個媳婦，一個姑娘。那傢伙疑疑思思的，催我務必把轎的來路打聽出來。」要打聽不出來，就分

交不給。」我沒法子，……」說至此一笑。石振英道：「你就扯謊了？」唐六笑道：「我對他撒謊，我可決沒跟你老撒謊。我告訴他，這兩頂小轎由打廬州府來的。廬州府是談大奶奶的娘家，我這一胡謔，他倒信了。」石振英笑道：「好東西，會搗鬼！……他沒問談家大奶奶由打那天回的娘家麼？」唐六道：「他問了，我就告訴他上月去的，去了二十多天了。」石振英忙問：「是真的麼？」唐六又哂然一笑道：「誰知道啊。他這麼問，我只好這麼答。其實談家大奶奶住娘家沒住娘家，我那裏知道，更不用說多少日子了。」石振英道：「你可告訴人家說知道；你究竟那一句話是真話？」唐六正色道：「我跟你老說的全是真話。你老又管吃，又給錢，又是前後兩串文；憑良心說，我決不能騙你老。那傢伙一死兒逼我打聽，我打聽不出來，有啥法子呢？我只好扯謊了。我在你老跟前，決不會那樣。」

石振英不禁失笑，因說道：「你騙我不騙我，那就隨你了；我回頭就找談家去問。」唐六道：「你老只管去問。」石振英道：「你就是扯謊，我可有地方找你去；這店裏就知道你的住處。他說估量估量我是幹甚麼的。」唐六道：「你老放心，我要對你老說謊，我就是畜類。」石振英放了心，又問：「談家的天奶奶是三十六七歲的一個中年微胖的女人，對不對？同她來的那個姑娘，個兒比談家大奶奶高半頭，對不對？穿的不講

究，是一身布衣裳；圓臉蛋，長的很俊，可就是臉上稍微黑點，是這樣的麼？」

唐六愕然道：「咦，你老看見她們下轎了？可是，她們下轎，我正在那裏，怎麼我就沒瞧見你老呢？」

石振英微笑不答，突然問道：「那個搖串鈴，賣野藥的，你可認識他麼？」

唐六這小子非常之詭，聽石陳二人只打聽談家，就曉得他們要訪問何事了；忙迎着口氣說道：「我知道這個賣野藥的，他也是外鄉人，新近才來的，他是找談家打架的。」當下唐六把賣野藥的尋隙的情形，和談家的故事，模糊影響的說了出來，自然多半靠不住。

第二章 半隻胳膊一條命

這個賣野藥的郎中，姓巴名允泰，這次由鄂北來到魯港，前後不過十一天；到談家去，竟連去了四天八九次，每天至少總要去兩趟。堵着門口尋隙，叫明了是爲十多年前半條胳膊一條命的怨仇來的，但是談家竟無法應付。

談家數代習武，由打談二少談維銘這一輩起，才忽然改武習文。談二少的父親談炳光，在江湖上，人稱飛刀談五，以先天混元掌成名；久闖西川，和川邊土豪康允祥，爲

了一件事情，結下大怨。

飛刀談炳光生有二子，長子談維鈞，次子便是談維銘。談維鈞和談維銘是親兄弟，可是兩人的歲數相差很大；談維鈞是老大哥，竟比維銘大着十三歲。在他兩人中間，還有兩個姐姐，都早出嫁了。不幸談大少維鈞隨父創業，在西川鋒鏑過露，竟與人兇毆，負傷而死；只留下青年寡妻倪鳳姑，和一個小孩談柱兒。飛刀談五，時尚健在，眼見頭大的兒子中年凶死，心中十分難過。並且談五之父也是病傷而死的，談五的二哥，三哥也是戰死的；真個是瓦礫不離井口破，會水的淹死在河裏。以此談五爺對本門武功，起了厭惡之意，決計要變換家風，棄武修文。飛刀談五親自訪讎，先把把長子的仇報了；便一堵氣，收拾收拾，離川還鄉，將大兒子的棺木帶了回來，鏢行事業從此洗手不幹。

當此時談維銘談二少剛剛十六歲，跟着嫂子，已經粗粗學了一點本門武功。談五一到家，把長子安葬，立刻令次子談維銘從此停練武功；飛刀不准學了，混元掌也不教練了。家中有錢，立刻改延老秀才，成立家塾，逼次子維銘讀詩書，念文章。而談五的長孫名談柱兒，這時年已六歲，也隨着小叔叔維銘，入家塾讀書。談五爺對人家發誓，家中不許再有兵器，後輩兒孫從此改業。只有長媳倪鳳姑，乃是廬州武師倪法章的女兒，自學會娘家一套很好的功夫，嫁入談門，又學會婆家門的飛刀和混元掌。現在夫死子幼

成了長門寡婦；以爲丈夫死的太慘，不願教自己的孩子談柱兒習武，和翁公倒是懷着一個見地。

歲月荏苒，談二少談維銘到了二十一歲時，考中了秀才，旋又得了廩生，在本縣頗負文名。等到談五爺一死，談家門風居然改變了。現在仇人尋到，談二少已經二十九歲；他的寡嫂倪鳳姑三十八歲，他的孤姪談國柱十九歲；他叔姪全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儒生。談五爺去世，業經八年之久了！

這夥子仇人便是專找談五爺來的。到了魯港，才曉得談五已死，只有談五的次子廩生談維銘，長孫童生談國柱和次孫談國基在。

仇人和談家有仇，是因這個賣藥郎中巴允泰的師兄康允祥，當年失手殞命，斷送在雲南獅林觀一塵道長的青鏹寒光劍下。被一塵道長，於二三百人的羣毆械鬥中，飛身馳入；寒光連閃，把爲首的康允祥，斜削一劍，砍斷一臂；順手一抹，血溢咽喉，康允祥當場喪了性命。康門衆子弟當然認定死對頭是一塵道長，但是窮源溯始，這件事的起因，却由於飛刀混元掌談五。康家師兄弟和子姪輩，當時惹不起談五爺，更惹不起一塵道長；但是怨毒所中，到底應了那『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一句俗語。賣藥郎中巴允泰，受大師兄康允祥的兒子康海的跪求，賴師妹海棠花韓蓉夫妻之助，幫着康海，巧設假

採花計，在鄂北光化縣老河口地方，尋着了頭一個仇人一塵道長。幾個人施暗算，發毒藥，用纏戰法，把個威鎮南荒，不可一世的一塵道長，置於死地。

康海等仍不滿足，又央告師叔巴允泰，師叔唐林（韓蓉之夫），師姑韓蓉，師兄喬建生，喬建才等幾個人，再搜尋第二個對頭，於是來到江南魯港。起初他們一共七個人，歃血訂盟，人稱峨嵋七雄。他們不僅武斷鄉曲，他們又是西川的祕密會幫，在川貴一帶很有一種潛勢力，飛刀談五素在西川創業，和他們衝突數次；（實在是談五爺的長子談維鈞和喬建生，喬建才先挑起來釁端。）終致激起械鬥。一塵道長在雲南遊俠，素聞他們這峨嵋七雄私行不軌，欺壓良懦，久有剪除他們的決心。這一回，川省一家姓沈的土豪，和當地一家姓楚的大財主，兩下鬧起械鬥。飛刀談五和楚家本是有着財東的關係，峨嵋七雄又和姓沈的土豪素有來往；這麼一鬧，骨子裏倒造成了峨嵋七雄向飛刀談五較技復讎的機會。但是談五這邊勢力孤單一些，遂被一塵道人趕上，陌路仗義，拔劍助戰，一下子，把康允祥殺死。因此他們不但銜恨一塵，更銜恨談五。

不過他們七個人中，有的以為『人死不結仇』，談五已死，可以把談家子弟放過。況且已經把談五的長子談維鈞拚死了，也算一報還一報，總算對得過去了。談五的次子談維銘又是一個書生，更值不得一鬥。那海棠花韓蓉，却因暗算一塵道長時，自己一握

青絲被人家寒光劍削落。還把頭皮削去一片；以此引爲深恥，主張着旣報仇，定要報個痛快。那康海因爲他父死得太苦，更切齒痛恨，不肯罷休。巴允泰也曾被談五的飛刀傷過。峨嵋七雄已有三個要深究舊仇；商量一陣，旣已羣集魯港，也就不便空回。由喬建生，喬建才，蹀盤子；由巴允泰出頭，來到福元巷談家，堵門口一鬧。結果沒把談家的人鬧出來，却意外的驚動了過路的英雄多臂石振英，和初創萬兒的陳元照。

當下，石振英和陳元照，向那窮小子唐六，細詰談家的事實，竟問出一些頭緒來。曉得這個飛刀談五也算是武林中過去的熟人；雖沒見過面，却已久耳其名。又問出賣藥郎中（巴允泰）數度尋隙，彈打門楣的示威情形。唐六更說出這賣藥郎中現時就住在招遠客棧；並且還說：在店中他還有兩個同伴。（這兩個同伴便是喬家弟兄喬建生，喬建才；在堤邊買囑唐六，向轎夫套問轎中人的來路的那個短衣男子，便是喬建才。）又說，這個藥藥郎中來此日子並不久。石振英忙又問他：「這個賣藥郎中到底一共有幾個夥伴？」唐六究竟是小孩子，雖然機靈，却只看出有兩個同伴；殊不知在別處暗中，賣藥郎中還藏伏着好幾個人哩。

石振英翻來覆去，把唐六盤問多時。又把唐六的話，揣情度理，就證了一過，覺得實多虛少；除了他猜不透，看不準外，倒還沒有扯謊。於是低頭尋思一過，正要把唐六

連出去，陳元照插言道：「伯父，我也有點不舒服，這條大腿只酸疼。我說咱們就教唐六，把咱們領到招遠客棧，找那個賣藥的郎中，討點藥吃吃，你老看好不好呢？」

唐六把一對小眼骨碌碌一轉道：「客爺，你老要找賣藥的，你老可自己去，我我我……可還有事呢。」說至此，一看陳元照又衝他瞪眼，忙改口道：「客爺，我實告訴你老，那個賣野藥的不好惹。他是找談家打架的，你老趁早別找他；他不是好人。」

石振英咄的笑了一聲道：「唐六，你這小孩太詭了。我們找他作甚麼？我們有病，還找名醫呢。小孩，你家住在那裏，你給我留個地名，我明天還打算僱你哩。」唐六把禿頭一幌，虛指一指店後道：「我家離這裏不遠，你老要僱我，那敢情好，明天我自個來好了。」說着要走，陳元照忙喝道：「小孩，你別溜！」

石振英從床上一扯陳元照的後襟，微微示意；隨即坐起來，就唐六道：「好了，你先回去吧。明天我再僱你，我就打發這裏的店夥找你去。」唐六欣然站起來道：「好吧，你老若要打聽甚麼事，儘管找我。」說了一聲：「謝謝，回頭見！」轉身就走。石振英忽的站起來道：「等一等，唐六。」又拿出一串錢來，把唐六叫到面前，低囑道：「小夥子，你很機靈，你是個好孩子。可有一節，你得嘴嚴祕一點；我教你打聽甚麼，你不許往外頭嚷嚷。你能夠嘴嚴，我再給你這一串，我明天還要僱你打聽別的事。你要是

信口胡講，那可就完了。」

唐六忙將這一串錢接過，笑吟吟的說：「你老放心，我準不說，我連家裏人也不告訴。」石振英道：「告訴你家裏人，倒沒干係。……」唐六忙道：「噢，是啦，你老打聽的話，我一定不就外人講；我也不對談家說，我也不對賣野藥的說。」石振英笑道：「這就對了；好小子，你真明白。這麼辦吧，你不用拿那幾串錢了，我把這一小錠銀子給你吧。」說着掏出一兩多銀子來；唐六却不要銀子，只要銅錢，忙道：「這就很好了，你老留着銀子吧，你老沒事，我可要走了。」石振英道：「今天沒事了，咱們明天見。」唐六道：「明天見，你老望安，我準把話都警在肚子裏，誰也不讓他知道。」又謝了謝，出房門走了。

剛走出店房門，便聽他嗶嘖的怪叫了一聲，一個店夥竟把他捶了一下。這小子又是央告，又是罵，一溜烟的跑出店外了。唐六去遠，陳元照陡然站起來，向牀前一站道：「伯伯，咱們現在往招遠客店去一趟，這總可以吧？」石振英哂然一笑道：「你忙甚麼！你看看人家才十五歲。」陳元照臉上一紅道：「我太呆了。」石振英笑着一點手，把陳元照叫過來；二人並肩坐在牀上，低聲說了一會話。歇了一刻，便又喊店夥，繞着灣子，向店夥套問了一番。跟着到晚飯時候，叔姪二人不在店中用膳，一逕鎖門出去；找

了一個小飯鋪，隨便叫菜，飽餐一頓；又喝了一點茶。耗到掌燈時分，石家叔姪一直尋找招遠客棧而去。招遠客棧的坐落地點，早從唐六口中問明，不費事便找到了。石振英又低囑陳元照：「不要多嘴，你靜聽我的。唐六這小孩子，只說賣野藥的有兩個同伴；我疑心他既敢登門報仇，來的人必不在少數。你要小心，我們現在就要踩探。你千萬不要着直眼看人；你那麼一看人，倒把人看驚了。」囑罷，相借進了招遠客棧。

石振英來在招遠店前，本想直奔櫃房，假裝找人，繞着灣子，刺探賣藥郎中的姓名的姓名；恐怕打草驚蛇，反倒驚動了他。這樣存想，立刻變計；進入店門洞，衝着櫃房招呼道：「喂，夥計，夥計，你們這裏有乾淨的上房沒有？」店夥迎出來，就門燈下，先把石家叔姪一打量，忙說：「有乾淨房間；客官，你老一共幾位，要用幾間？」石振英道：「我們一共好幾位，全在後邊呢。我們有家眷，我兩人是前站，先來看房間，打公館的。要三間上房，一兩間廂房，有麼？」店夥一聽是好買賣，滿臉堆下笑來，道：「你老要三間上房，有有有。我領你老看看去；可不是北房，是跨院，西房爲上，很乾淨，朝陽，一點也不潮濕。」石振英道：「沒有北正房麼？」店夥道：「你老來晚了，一步，剛有一撥客人佔住了，不過這三間上房緊挨着馬號，倒真不如跨院清靜。你老

要是有女眷，住跨院太好了；我孤你老看看去，準可你老的意思。」石振英道：「這個……」臉上裝出游疑不決的樣子；回頭向陳元照看了一眼；店夥自然極力招攬。

陳元照在旁聽着，已經明白石振英的用意。石伯父笑他不如唐六機靈，他就故意露一手，在身後插言道：「我說咱們將就點，住下吧。不過一兩天的事，病人要歇歇，趕快定下公館，好請大夫抓藥。咱們先看看這跨院，也許清靜可住。」石振英笑着回頭道：「也好；夥計，你領我們看看。」店夥欣然道：「我就領你老去，你老往裏請。二位這是從那裏來？一共幾位？你老是坐輪來的，還是坐船來的？」陳元照答道：「坐船來的，病人暈船，又受了點風；要不然，我們還不打店哩。你們這裏有好醫生麼？」一面往店中走，一面這麼說；兩眼東張西望，查看店房的格局，間數，和住店的客人。到底是石振英，做出了風塵勞累的樣子，脚下走得很慢，有意無意的說道：「嚇，在艙裏蜷臥得腰板酸，真得好生歇歇。我說夥計，你們這裏一共多少號？」

這招遠客棧實在不如慶合長；穿過店門道，一入院內，便已疎疎落落，看清了前院，不過二三十間房，院子倒寬展；西邊跨院非常小，僅僅五間房罷了。店夥側着身子，挑着一隻紙燈籠，在前頭引路，一面回答着話：「小店只有三十七間房子，可是都夠乾淨的。這裏有大夫，也有藥鋪。」說着到了跨院的西上房，開了門，請客人進去。將燈

籠高高一舉，請客人看房間。這三間房並不十分潔淨，間量又窄，可是倒很高燥。石振英看了看，一指對面那兩間東房，說道：「這兩間賃出去沒有？」店夥道：「這東房是兩間單間，有一間是一位客人早包下的，還空着一間。你老要是人多，分個上下房，這太合式了。我給你老點燈，你老二位還是住這三間，還是單給您開這小單間？」又要取火種，又要給兩人打臉水；居然強按頭皮，認定客人把房看妥，準住無疑了。——這也是店夥的一類手段；這麼一巴結，客人就不游疑了。但是他那裏知道這石家父子的來意呢。

陳元照便淘氣的說道：「這房子那裏能住！不成，不成，我說咱們再看別家怎麼樣？好在他們是明天過午才來，咱們……」很有富裕功夫呢。不然，咱們先找醫生吧。」

石振英暗笑：「這小子，倒別瞧不起裏，裏就只有兩家店，還不知那一家比這老是常出門的，這魯港就只有我們這門，唱曲子的姑娘們；有女眷的，住進不來。他們慶合長那裏可不成，別英笑道：「哦！」故意把房間看了看。

：「西房好，東房潮點。」

「臉向着店夥，話對陳元照說道：「我聽說這近。：」店夥忙道：「客官，我可不該說；你和慶合長。慶合長那邊就是亂點，常有串店方便。咱們這跨院把門一關，甚麼閒雜人也間多，無奈太散漫，一點也不嚴緊。」石振英東單間也看了一遍，皺着眉，對陳元照說道：「還是間量少點。」石振英道：「只是間量少點。」

；咱們人多，怕住不開。」

那店夥極力兜攬道：「你老兄不要是有病人，住在這裏更方便了；誰就在藥舖坐堂看診，他的脈理高明賣藥；」石振英忙把話截住道：「哦

他遠處不出馬，要是咱們店裏的客人

當下，石陳父子往東單間牀上，一請準到。他老先生跟咱們櫃上有交情。」
，打臉水，泡茶，極力的張羅。石振英話接前言，笑了笑，當着店夥的面，向陳元照道：「不過我總怕這種坐堂的郎中脈理未必準高。你可曉得麼？凡是郎中在藥舖掛門診的，一定都不是紅郎中，脈理往往不見得高明。凡是高明的郎中，他總是另有醫寓的。要是在客棧掛牌行診的，倒準是高手，至少他是個最時行的名醫。那個慶合長客棧，聽說就住着一位名醫，估着三間店房，一定很可以的。」

石振英信口說了這些不吃緊的話，陳元照初聽不甚明白，落到末尾，含笑會意道：「這話一點不假，咱們在碼頭上，就聽說慶合長客棧有一位名醫，是姓甚麼？……」彈着頭額道：「姓……我忘了。」

要緊；跨院外邊隔壁還有兩個單間哩。你老裏不遠，就有藥舖。那裏有位陳子和陳郎中

陳元照道：「你們這店裏不是還住着一位

陳郎中也出馬麼？」夥計歉然說道：「出馬。

，一請準到。他老先生跟咱們櫃上有交情。」

，打臉水，泡茶，極力的張羅。石振英話接前言，笑了笑，當着店夥的面，向陳元照道

：「不過我總怕這種坐堂的郎中脈理未必準高。你可曉得麼？凡是郎中在藥舖掛門診的

，一定都不是紅郎中，脈理往往不見得高明。凡是高明的郎中，他總是另有醫寓的。要

是在客棧掛牌行診的，倒準是高手，至少他是個最時行的名醫。那個慶合長客棧，聽說

就住着一位名醫，估着三間店房，一定很可以的。」

石振英信口說了這些不吃緊的話，陳元照初聽不甚明白，落到末尾，含笑會意道：

「這話一點不假，咱們在碼頭上，就聽說慶合長客棧有一位名醫，是姓甚麼？……」彈

着頭額道：「姓……我忘了。」

那店夥很詫異的說道：「慶合長客店沒有住着醫生啊！倒是我們這小店裏，住着一位賣野藥的郎中。」

石振英眼看着陳元照一笑，陳元照也向石振英一笑，面向店夥道：「這個賣藥的郎中，能給人瞧病麼？」這句話好像是呆話，然而不呆。店夥連忙說道：「能瞧病，人家是郎中，也瞧病，也賣藥。」

石振英道：「這可方便；守着郎中，馬錢總可以少算。這位郎中住在幾號？」

店夥一指跨院外面道：「就在跨院隔壁，隔着兩號房，是七號房。」

陳元照忙道：「他姓甚麼？」

店夥道：「姓包。」

石振英道：「姓包？這個人的醫道怎麼樣？」店夥道：「也可以，你老要是找他看病，我給你老請去。」石振英道：「不忙，病人還沒到哩。不過，聽你說，這人是個賣野藥的郎中，他可是揹藥箱子，搖串鈴，那種串百家門的郎中麼？」店夥道：「是的，他倒是個搖串鈴的。」石振英連連搖頭道：「那麼，他也會診脈麼？只怕未必吧？」店夥道：「這個，可不曉得。」

陳元照到底沉不住氣，

腦盤問下去道：「這個姓包的賣藥郎中，有多大年歲？」

甚麼長相？是本地人，還是外鄉人？他久住在你們這店裏的麼？你是一個人，還是有夥伴？」石振英忙接過來道：「這個賣藥的郎中，在你們這裏住着幾間房？同屋有同行沒有？他有徒弟麼？」面向陳元照道：「他要是佔的房間多，一定醫道好，生意強。」賣野藥的別看是生意，可是偏方治大病，真有有好能耐的。推推拿拿，治個外瘍，比起診脈的內科儒醫還高。不過要教他治傷風咳嗽，可不知對症不對症。夥計，咱們先不找他看病，先找他談談可行麼？」

店夥道：「你老要找他談談，總可以吧。……不過，這位郎中好像不大愛說話。」跟着把石陳剛才問的話一一回答了；這賣藥郎中四十多歲，是外鄉人，黃瘦臉，在七號住着一個小單間。只有兩個人和他同屋，很像不是徒弟，像是給他打下手「點黏」的。石陳隨問：此人何時在店？此時在屋不？又順口搭音的問了一句，此人在店中住了多少日子？店夥只道是客人好問話，全都實話實說，告訴了石陳二人。這個姓包的賣藥郎中果然正是尋仇人巴允泰。店夥當下說：「這個賣藥郎中來了十多天了，天天一早出去，傍晚才回來。這功夫大概回來了，你老要是請他，我給你老陪了來。」陳元照道：「剛才不是告訴你了，我們的病人還沒到呢，等明天晌午才進店。」

店夥見買賣已妥，初步伺候已畢，便問二位客人：「可用飯麼？咱們店裏有廚房，

價錢便宜。」石振英搖頭道：「不，我們出去吃去。」店夥便退到門口道：「客官，你老還有事沒有？」石陳二人齊道：「沒事了。」店夥這才陪笑拿來店簿，詢問二客的姓名，年歲，籍貫，來路。因二人沒有行李，（行李已放在慶合長客店內了，）便請二位把三間西上房，和東單間當天的店錢交了。

陳元照道：「怎麼還有先要店錢的嗎？」店夥陪笑說：「這裏是這個規矩，你老別見怪。」石振英道：「甚麼是這裏的規矩，你們開店的都是一樣，單身客人不帶行李，你們就先要錢。我要找你們質被，你更得多要錢了。這是店錢，給你拿了去。」却只拿出東單間當天的一間房錢；西上房的三間店錢，石振英說：「明天女眷來了，我們再起店錢。」店夥很失望，這個客人太滑了，忙道：「你老要是不交定錢，你老別過意，櫃上可不敢給你老留房。恐怕質出去，你老的家眷來了，沒地方住，可就麻煩了。」石振英笑道：「不相干，我們再往別處質。」店夥吸了一口氣，只得說道：「那就是了，不過我不得不說明。這功夫正是上客的時候，這三間西上房又是好房間，回頭就怕一準質出去。」很不高興的接了一間的店錢，便要往外走；石振英道：「夥計，你等一等，我們這就出去吃飯，你先把這屋內給我們鎖了。我們的鋪蓋還在碼頭上呢，我們也得取去。」

店夥答應着，拿來鎖鑰。石陳二六又搭訕着問店夥道：「這裏那裏有飯鋪，近處可有澡塘沒有，我們還要洗洗澡。」店夥說了，石陳道：「好吧，你鎖門吧。」站起來，走到門口，却又止步道：「我說夥計，你瞧瞧那個賣藥郎中，這功夫在屋沒有。這裏是五百錢，你拿過喝酒；明天我們女眷來了，茶水燈火等等，你要好好的照應。」店夥登時又提起高興來，欣然說道：「你老還花錢，我謝謝你老！這位郎中大概回來了，我給你老看看去。」忙接了錢，往外面走。石振英忙追出來道：「喂，我說夥計，你只看一看，不必驚動人家；我們明天才請人看病哩。」店夥道：「是啦，你老。」

店夥走出跨院，到七號房門前一看；窗紙映出燈光，內中自然有人。他便一推門往裏探頭。那個賣藥的郎中並沒在屋內，只有他的一個夥伴，是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只穿着短衫，正在床上躺着假寐；一聞門響，翻身坐起來，問道：「誰？幹甚麼？」店夥忙道：「是我，你老要開水了麼？」那人道：「這裏誰也沒叫你。」店夥陪笑道：「我聽錯了，你老要甚麼不要？」那人登時將面孔一板道：「出去！不叫你，不要伸頭探腦的！」

店夥討了個沒趣，退了出來。那知他才出了七號房，已看見新來二客石陳父子，雙雙的從跨院鑽出來，正探頭望着自己。見店夥碰釘出來，石振英一扯陳元照，父子二

人重回了跨院東單間。容得店夥進了房，石振英笑道：「這個客人很不好說話吧？」店夥道：「可不是，姓包的那位賣藥郎中現時沒有在屋。」陳元照道：「剛才那是誰同你說話呢？」店夥道：「就是姓包的一個夥伴。」石振英道：「怎麼姓包的沒回來，還是回來又出去了？」店夥仰着頭，想了想道：「大概是回來一趟，又出去了。」

石振英道：「現在他屋裏有幾個人？」店夥道：「就只一個人。」石振英道：「這個人姓甚麼？可是三十多歲，中等身材，臉上有麻子麼？」店夥道：「沒有麻子，倒是三十多歲；他姓汪，你老認得他麼？」石振英道：「我怎麼會認得他，你鎖門吧。我們先出去吃飯，明天再請他。別看他不好說話，有買賣上門，他也就喜歡得泚牙了。」說得店夥也笑了，忙道：「好吧，你老甚麼時候請，只管招呼我，我給你老請去。」又道：「二位甚麼時候回來？」石振英道：「恐怕得過二更，我們還要洗澡哩。」

說着話，石陳二人出了跨院，一逕往外走。從七號房窗前，邁上甬路，兩人四隻眼炯炯注視小窗。這時早過黃昏，店院雖有燈光，並不明亮。那店夥代鎖上房門，忙跟了出來，做出送客的樣子；心中却疑疑思思的，以爲石陳二人問的話有點奇怪，舉動也似乎詭密。——不想石陳二人竟至院心，那七號房的客人已然當門而立，兩眼炯炯，也正往院心張望。雙方六目一對，石振英忙低下頭來。陳元照却將一對大眼一睜，從黑影中

，把那人深深釘了一眼；那人也把陳元照深深釘了兩眼。

那人却是很眼生的人，不是隄上的短衣客，更不是賣野藥的那個怪漢。那人披着一件夾袍，瘦細中等身材，臉色黑中帶黃，似從眉宇間流露出一股子精悍之氣。石振英忽忽往外走，陳元照已走近店門，忍不住仍要回頭看。石振英拂然低叱道：「看甚麼？快走；你不餓，我餓了。」陳元照臉一紅，明白過來。叔侄二人出離了招遠客棧，到了街上，石振英這才回頭反顧。陳元照便往慶合長客店那條路上走去，又被石振英低喝了一聲，道：「喂，吃飯去！」竟依着店夥所說那個飯鋪所在地，找尋過去。連走過兩條街，一條小巷；石振英後顧無人，知道沒人跟綴，這才放緩脚步，引領陳元照，專擇黑道，奔慶合長客棧去。

已到慶合長客棧，石振英又張目四顧；四顧無人，方才舉步進入店院。招呼店夥，開了房門；進了自己房間，點上燈，泡好茶，把店夥支走。又看了看屋裏窗外，打了一個呵欠，往板床上一躺；指一指緊挨床前的椅子，叫道：「元照，過來，你坐在這邊，我有話告訴你。」低言悄語，把陳元照數落一頓，道：「小子，你怎麼這樣大大意意的，一點也不檢點？你還是直眉瞪眼的看人，噫？」陳元照早曉得要挨說，滿臉陪笑道：「七號房那傢伙，未必會看出咱們來。」石振英一指元照的嘴道：「咄！你別自覺着聰

明，你不要拿別人當傻子。你太露形了，你還不服說？」陳元照嘻嘻的笑了起來。

石振英把陳元照疏忽的地方，一一指責出來；直到陳元照認了錯，方才住口。過了一會，石振英出去解小溲，半晌回來，衝着陳元照，很詭密的一笑。陳元照道：「伯伯，你老笑甚麼？」石振英不答，只一指板床道：「元照，你也躺一會吧。回頭一過二更，我還要領你到一個地方去一趟，你得把精神養足了。」陳元照一聽，欣然答道：「可是往福元巷談家去嗎？」石振英道：「也許。你就給我乖乖的躺下，睡一覺吧。我再告訴你，今天晚上，咱們就許一通夜不睡，你可得先睡足了才行。……你不是要看熱鬧嗎？這個賣野藥的恐怕今晚一定要有舉動。」陳元照大喜，急急的往床上一倒，道：「伯父，咱們今晚上得帶兵刃吧？」石振英道：「你又沉不住氣。我問你，這個賣野藥的一共有幾個同黨？你們可知他們此時往那裏去了？」陳元照道：「幾個同黨？咱們看見的不就是三個麼？他們此時也許正在福元巷附近埋伏著哩！再不然，就藏在近處廟宇裏；或者他的朋友家裏，反正不出這三個地方。」石振英道：「你就不想他們也許就窩藏在咱們這慶合長客棧裏麼？」

陳元照不由一驚，陡然坐起來道：「唔，有理！」立刻張眼四顧，便要出去搜查。石振英嗤然一笑道：「默着你的吧！」早查問過了。「原來石振英已經到櫃房打聽了一

遍，各房間也都草草窺察了一個大遍。過了一會，候到二更過後，便和陳元照，悄悄出來，往各處重窺了一次。然後回來，和陳元照一齊將渾身上下，繫綁利落，却把長衫往身上一披。暗暗將兵刃暗器一帶好，和夜行用物，每人各打成一個小包袱。被褥行囊仍留在店內；招呼店家，付了店帳。店夥詫異的問：「客人，這麼黑的天，你老上那裏去？」石振英道：「我們到這魯港來，本為瞧看親戚。現在我們已經把親戚的住處打聽着了，我們這就去會他們。我們今晚也許不回來，也許回來，你把門鎖好了。」

於是石振英先把陳元照遣出去。自己留後，到櫃房又交待了幾句話：「不論誰來打聽我們，或者找我們，你就告訴他，我們出去了，到六眼井去了。」這是石振英在路上現看來的一個地名。你們可千萬記着問來人的姓名，記住來人的長相。因為我們後邊還有一個同伴，說不定明天要來找我們。」

囑罷，慢慢踱出客店；陳元照在街隅黑影中，提着長條小包袱等候着。叔侄二人聚到一處，便齊奔福元巷。却才走了幾步，石振英又想起一事，忙叫陳元照：「你先到福元巷巷口等我，我還得到招遠客店看一趟去。」陳元照道：「那是做甚麼？莫非你老要一逕登門，找那賣野藥的郎中麼？咱們爺倆一塊去吧。」多臂石振英搖頭道：「不是。你快去吧，天已不早，恐怕他們早到福元巷去了。」陳元照道：「噢！」登時精神一抖。

，拔步往福元巷走去。石振英忙又追囑道：「遇見人，千萬別妄動，只綴着，別答腔。我立刻就來，你也不要往談家窺伺。」陳元照道：「是的，我明白，我決不魯莽。」石振英道：「好！」立刻叔侄二人分途走下去。

此時夜色已然極深，陳元照繞街堂，撲奔福元巷；石振英順大街，重尋招遠客店。提着一個小包，到了招遠店門，一直往裏走。行至院心，往七號房窗上瞥了一眼，燈火已滅。店夥迎上來道：「啊，客人回來了，那一位呢？」便提着燈籠，要取鑰匙，替開跨院東單間的房門。石振英打咳道：「糟糕，麻煩了！我們的船來了，可是弄錯了，他們全住到別的店裏去了。」店夥道：「嗚喲，剛才有一撥客人要住跨院西正房，你老定下了，我們沒敢留，我們還給你老留着哩。」石振英明知他是措詞，笑道：「對不住，我們今天不能在你們這裏住了，我賠你一天店錢吧。可是，我們的病人的病勢又加重了，藥鋪這時一定關門了，坐堂的郎中也回家了。沒有法子，我們只好請一請你們店裏那個賣藥的郎中，他不是七號住麼？」七號室昏暗無光，石振英早已窺見門已鎖上，却故意趨過去，請這郎中。店夥道：「這可不巧，賣藥的包先生剛才回來，又出去了。要不然，我給你老另請一位醫生吧。」石振英道：「唉，這是怎麼說的！咱們快看看，也許他吃燈睡覺，沒有出門。」口說着，便生七號門口走。

七號門窗漆黑，石振英四面一看，忽伸手把窗紙點破，便往房內探看。店夥急忙攔阻，把燈光一照道：「你老瞧，這不是鎖着門了？喲，你老怎麼把人家的窗戶給弄破了？這可不好。」石振英早已猝出不意，窺了一眼，回頭道：「呀，可不是，真是鎖着門呢。來來來，你拿燈籠給我照一照，這屋裏賣藥的藥箱子拿走了沒有？」將一小塊銀子塞在店夥手內，店夥不覺的依言提燈。石振英模模糊糊瞧了瞧七號屋內的情形，立刻說道：「糟，連藥箱子也措走了。我還得砸藥舖的門去，抓點成藥，給病人吃吃吧。」

石振英這番做作，全靠手疾眼快，其實早把店夥惹得動疑了。店夥只顧慮七號房客人，怕他恰恰此時回來，碰上了不合式，倒不問石振英這番作爲有何用意了。石振英探聽虛實，口中嘖嘖叨叨，向店夥敷衍着，抽身出店，慢慢踱到街上。又回頭一看，店夥沒有跟出來，四外也沒有甚麼行人，也就立刻施展開身法，疾如星馳，繞道擇途：往福元巷奔去。

當此時，夜色沉沉，已近三更。却還來得巧，陳元照還沒有做出意外的舉動來。石振英奔到約定的巷口一嘯，陳元照從暗影中閃出來，很着急的說：「你老才來？剛才兩個人影，圍着談家臨街的牆繞了一圈，又走了。不曉得是不是那個賣野藥的夥伴。」

石振英道：「哦！談家有人出來沒有？」陳元照道：「也沒人出來，也沒人進去。」石

振英道：「也有人開門探頭沒有？」陳元照道：「也沒有。只聽見車門響了一聲，到底沒見出來人。」石振英詫異道：「唔？」又問那兩個人影：「從那裏來的，往那裏去了？」陳元照道：「由江岸西北繞來的，圍着福元巷，轉了一圈，仍回西北去了。我本想緝下去，察看察看；因爲你老囑咐我別離地方，我又怕認錯了人，只好在這裏等。我說伯伯，咱們是潛進談宅，暗助他們一臂好呢？還是追緝下去好呢？」石振英忙道：「談宅萬去不得，他們也許把咱們當做歹人哩。」陳元照一指西北道：「那麼，咱們往那邊看看，怎樣？」石振英不答，叫着陳元照，進了福元巷的後巷口。

第四章 尋仇人

福元巷內，談家全宅昏黑無光，街門緊掩；只那後院一角小樓，樓窗虛掩，從窗隙微微透出一星火光來。多臂石振英和陳元照，退到鄰舍高台階上，向談宅後院看了半晌，宅內一點動靜也沒有。遂又一拉陳元照，轉到江岸，眺望了一回。正當三更，一鉤新月斜挂在天空，被浮雲遮掩，只隱約望見浩浩江流，烟霧迷濛。在白天，江上檣桅如林；這時候月暗雲低，通通看不見了，僅僅望見里許外數點漁火罷了。江風吹來，岸邊樹林發出沙沙的聲音，越顯得夜味悽涼。陳元照又一指西北角道：「伯伯，你看，那兩條

人影就是奔那邊去的。」

石振英順着手一看，果然在江堤的西北角上，有一片濃影，大概距離江岸半里之外，距離福元巷至少尚有二三里地，却不知這濃影是江村，還是荒林。回顧陳元照道：「你看看那邊黑影，究竟是什麼？白天我沒有留神。」陳元照道：「那是一座樹林子。」石振英道：「哦！」把陳元照引到暗影中，然後說道：「尋仇的人大概是在樹林子那邊糾衆，不久必要到談家登門尋仇。」說着不由歎息道：「這飛刀談五也是一時的英雄，他生前和我也有一面之緣。想不到身死之後，繼嗣無能，竟教人家欺壓到門口上了。只怕這一回，免不了被人家瀝血復仇。」

陳元照一聽，把背後包着卍字銀花奪的小包袱摘下來，道：「那麼，伯伯，你我不能袖手旁觀，總要拔刀暗助一下。我們把他們一夥尋仇的歹人吓跑了如何呢？我只恐他們施絕戶計，半夜放火，把談家男女老幼全害了。」石振英搖頭道：「他們不是吃吓的。我看他們的舉動，決不是尋常賊匪。他們既然登門挑隙，決不肯暗算人的，也不會半夜放火的。元照，你跟我來，你看我布置。這一回閒事，我一定要管管。等他們報仇的人來了，我們看事做事。你把兵刃和暗器預備好了。」

陳元照道一聲：「好！」躍躍欲試的，開小包袱，將一對卍字銀花奪，取在手中。

由石振英引領，相度地勢，重返福元巷。貼近談家後院，找了一所鄰舍。繞行一周，四顧無人，石陳父子各將長衫打在包袱內，繫在肩頭；各將兵刃合在掌中，暗器帶在身邊，然後飛身跳上房脊的後面。却不藏在一處，一在左，一在右；石振英借瓦獸，障着頭頂，陳元照借房脊上的烟囪，障着上盤。在這裏，兩人只一探頭，都可以窺見談宅的庭院和小樓；一回頭，又可以望見江邊。把身形避好，石振英又低告陳元照：「尋仇人若果夜來，一定從後院矮牆跳進去；你留神後院吧。他們要是放火暗殺，你就立刻動手。他們要是登門挑鬥，你我先看看。」陳元照點點頭道：「對！」凝雙眸注視著談宅內外，靜候峨帽七雄尋仇人到來。

這談宅院內，是所四十多間的三進大四合院。房子建築得很高大，很講究；有跨院，有小花園似的練武場子。後院那座小樓，上下各五間，好像是佛堂。這三層正院，一點燈火也沒有；只有小樓上從窗隙微透光亮罷了。全院昏暗暗，靜悄悄的，似乎宅眷均入睡鄉。

約舉過了一頓飯的時候，還不見尋仇人到。陳元照漸漸等得心焦，正要挪身往石振英跟前湊問；忽然見石振英向他一擺手，又往談家小樓上一看；一比手勢，催陳元照伏下身去。陳元照依言，重伏在房脊後，抬頭往小樓上一指；猛聽「吱」的一聲，樓窗半

啓，露出一個人的半面來；樓頭燈火倏然黑暗，不是吹滅，就是被掩住了。陳元照把精神一整，從房脊上也只露出半個頭頂，和一對眼睛來，凝神注視這半扇樓窗。樓中燈光雖暗，可是月光依稀，恍惚看得見窗口左側，似是一個女人，借窗扇遮掩身形，也正往外遠眺。跟着又「吱」的一聲，那另一扇樓窗也開了，忽然也露出一個女人的上半身來。影影綽綽，只看見人影，看不出大的面貌，和衣服的颜色。更往下窺探，談宅中層院落，三間東廂房，紙窗通明，忽然點起了燈火。在前院，類乎客廳的五間南倒座，也忽然窗明燈亮了。跟着「唵噠」一聲，南倒座廳房門突開，走出來一個長衫的男子；一聲不響，登階四望。忽舉步下階，直趨庭心；走角門，穿走廊，往中院走來。中院的正房和兩間倒座，依然屋門緊掩，窗扇漆黑。

此時月光微明，清輝匝地。忽聽樓門吱噠一響，走出一個女子來；通身穿着夜行衣，手中還提着一物，看不出是何物件，但決不是兵刃。只見她循樓梯，姍姍的走下來，一面向各處張望。忽然穿走廊，直赴中庭；走到正院上房簷下，把上房堂屋嚴扁的門扇連拍四下，好像對着門口，說了幾句話。五間上房昏黑無燈；跟着拍門聲，忽然火光一閃，上房東間的紙窗亮起來了。人影一幌，隱隱聽見開門之聲。門外那女子又說了一句什麼話，上房的燈光已明又滅了；雖聽見室屋拔門之聲，到底門扇沒有開，推想是被女

子止住了。那女子提着手中物，又轉奔前院；到南倒座門口，先叫了一聲；竹簾「吧達」的一響，逕進去了。南倒座三間本有燈光，却不明亮；女子一到，轉瞬間燈光一亮。不大功夫，那女子忽同着另一個穿短衫的男子，先後掀簾出來。

陳元照手握雙拳，藏頭在烟窗後面，有點看呆了。一時忘其所以，跟着那長衣男子的行蹤，要直起身子來，往下尋望。忽被多臂石振英一把按住，低喝道：「別動！你不怕教人家看見你，拿你當賊嗎？」陳元照忙又伏下身，石振英怒道：「這還不行，整露出一個腦袋來，行家只一打眼，就看出來了。」拉着陳元照的一隻胳膊，教他仍貼烟窗藏好，只許露出半邊臉，一隻眼。

那個長衣男子曲曲折折，穿着走廊，由前院往內院走。忽然隱住身，看不見了；忽然又現出身來；眨眼間，穿過中院，走近後院小花園。有假山石擋住，又看不見此人的去向。陳元照心中疑悶，這個男子不像護院值夜的更夫，孤另另一個人，又沒拿兵刃；而且深夜穿行內宅，不提燈籠，摸着黑走；正不知他是宅中的奴僕，或是主客，也不知他到底有何舉動。忍不住又要挪身探頭，尋窺究竟；忙側目看了看伯父石振英，也正伏身蛇行，往前移動。陳元照立刻照樣爬着，慢慢的往前湊。驀然見那男子在小樓下面現出身形來，面對樓梯，仰面招呼了一聲；聲音很低，也沒聽清喊的甚麼話。樓上立刻有

一個女子說了一句甚麼話，跟着樓梯登登的響了一陣，這男子似乎也上樓了。

登樓的足音才住，小樓窗扇突然闔上，樓內燈光立刻一閃重明。偶爾一陣風過處，恍惚聽見樓內有人喁喁共語；再一傾聽，又看不見了。陳元照把一對大眼睜得一般圓，努力往小樓上面看；不防石振英在他耳畔低叫了一聲道：「元照，快看，街門洞裏面有一個人。」陳元照急忙轉臉尋看，雲遮月影，門洞漆黑；看而又看，到底沒有看出甚麼來。大概門洞內定有門房，這另一個人或者已經進了門房；陳元照在鄰舍房上，當然看不着了。

樓梯忽又聽見登登之聲，一個曳長衣的人脚步輕輕，走下樓來。行至樓梯半腰，忽復止步；斜倚欄杆，往前院街門外瞥望了一眼；旋又舉步，往樓下走來。石振英道：「你看見了沒有，這一個才下來的，又是一個女子。」陳元照急忙一看，低答道：「許是吧，她大概是穿着裙子，她這是要往那裏去呢？」

就在同時，院中的一男一女出離南屋，雙雙走下台階；南屋的燈火倏然又滅。石振英暗暗點頭，猜想南倒座裏面一定還有人，這是屋中人用東西把燈光掩住了，並非吹滅的。果然談家暗有防備，只不知他們安下了多少人，也不知用何手段對付仇人。

再看這短衣女子，和這短衫男子，直走中庭，連穿三院，陡然翻回來，改了走法。

兩個人趨走飛快，一東一西，從走廊兩面逡巡起來；把那手中物一弄，突然發出兩道強光，原來這一男一女，手中拿的是兩盞孔明燈，圓光如輪，發出兩道黃光，一個在這邊，一個在那邊，往院中暗隔，不住的照射。更凝眸細看，兩個人此時都帶着短兵刃了；背後露出把柄，不是單刀，便是單劍。那女子肩上還跨着一個袋囊，像是暗器。

那女子和那男子一聲不響，從兩廊梭巡前後各院。只忽忽的繞了兩轉，忽打了一聲招呼，二人嗖的一竄，登牆頭，上了房頂。然後條分兩路，登房越脊，把宅院的裏裏外外，上上下下，用燈照着搜巡起來。陳元鼎還像傻小子似的，細看兩人的舉動。見男女二人飛竄上房，他便心中一動，却又竊喜。回頭對石振英道：「伯父，咱們不用替人家担心了。……」石振英道：「不好，快下！別教他們照見咱們；沒的把你我當作仇人！」陳元照矍然道：「那可說不定。但是離得遠，看不到吧？……」

這時候，那女子的孔明燈尚在前院亂晃；那男子的孔明燈已繞到後院，側立在花棚房頂上，也正晃動燈光，往鄰家房頂上照來。石陳二人的潛身處，恰和談家後院，隔着兩層院子，相距還有七八丈。在平常人眼裏，本來不要緊；但是，石振英却恐怕躲不開行家的眼，急急的一拖陳元照，溜下房脊。道：「不對，不對！咱們看得見人家，人家就看不見咱們麼？快下來吧；沒的助不了拳，反倒替歹人頂了缸。別看了，往那邊平地

上卡着去好了。」平地上決不會被人拿來當賊看的。

叔侄二人滑下房脊，彎着腰，往旁邊溜。夜靜聲清，忽聽那一男一女，低發了一聲輕嘯。陳元照忍不住一直腰，一伸脖，又要探頭；一男一女的一對孔明燈一直的分往西北，東南，照射過來。石振英下死力，把陳元照扯爬下；喝道：「你非教人家撲奔你來，才痛快麼？」叔侄二人溜下鄰家牆頭，躲到隱僻地方，這才側首仰面，往天空一望，依稀辨得出孔明燈掠空的微光。石振英急急的繞過牆頭，借房山障身，直起腰來，順着談家的燈光，再往西北面尋看。陳元照道：「呀！你老快看，那邊有一堆人影！」石振英急看時，果然在西北角江岸那邊，月影之下，有一堆人影蠕動；隔得遠，看不出趨走的方向，但看出人數至少在三四個以上。辨認片刻，旋復認出這一堆人確由西北角，一條線似的趨奔這邊來，忽又轉成扇面形。人影歷歷，仔細一數，是四個人。叔侄二人相視愕然道：「來到了！」

就在這一楞神的剎那間，石振英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忽然在隔巷鄰舍牆後，撲登的一聲，跳下一個人影，如飛的奔江堤逃去。緊跟着，隱隱聽得談宅那邊，「吧噠」的響了一聽，兩聲，三聲，四聲。跟着又「咳嗽」的一聲。這幾聲引誘得陳元照，又要現身往回看。石振英着急道：「快往地上跳，往西邊去！人都來了，不你怎麼還要露相？」

頭一個竄下房來，陳元照也只得跟蹤跳下平地；叔侄二人恰落在鄰家的小院內。先已試探過，這院內沒有狗；然後躡足急趨至鄰牆根，騰身翻出去，已然置身在福元巷的隔巷了。石振英道：「留神狗叫！」兩個人躲着談宅，直趨出十數步以外；恰好尋着一顆大樹，急急的盤上去……

這時際，飛刀談五家後院的佛樓，樓窗大啓，樓內燈火已滅。月影中，樓窗口又探出一個人的上半身來，手中也提着三盞孔明燈；好像故意的亂晃，與那房上牆上的兩盞孔明燈，遙爲呼應似的。談宅內三五十間房，所有有燈亮的屋子都已掩蔽住了，全院陷入黑暗中，教淒暗的月光籠照着，愈顯得三盞孔明燈的火光燦如三道銀蛇。

三盞孔明燈晃照了一陣，旋即停止，闔上燈版。月影中，重聞得數聲輕嘯，跟着又聽見門扇開闔聲，樓梯登踏聲；跟着聽見嗖的一聲，又刷的一聲。並且還有踏破屋瓦聲，和踐落牆土聲，紛然雜作。就在同時，西北面出現的人，一共四個，星馳電掣的奔了過來，將近江堤，忽然從小巷歧的響起一聲尖銳的胡哨，轟地跳出一個人影來。

西北角奔來的人羣（正是登門尋仇的賣野藥郎中巴允泰，和他的夥伴，）陡然一散，往旁一閃，登時止步答腔。那小巷跳出來的人影，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話，似乎轉身要走。陡然間聽那尋仇的四客嘩然大罵，個個的回手拔兵刃，沿着江堤，往福元巷奔來。

那巷前出現的人影當先開路，也回手拔兵刃，又「吱」的嘯了一聲。

尋仇的人已經出現了五個。多臂石振英和陳元照盤在大樹上，把江堤看得分明；談家的情形却看不見了，但是小樓一角還可望見。樓頭已然沒有燈光，沒有了探窗下窺的人影，也沒有了孔明燈。陳元照很着急的說：「伯伯，惡人太多，恐怕暗處還有黨羽，談家要吃虧；咱們父子快迎上去吧！」身隨話聲齊落，刷的一鬆把，由樹上跳落平地。石振英忙道：「別動，先聽聽！」陳元照道：「聽見動靜再過去，談家可就糟了。你老別不緊不慢的了！」竟不聽石振英的話，把正字銀光奪一整，拔步橫截過去。

石振英很生氣，從樹上施展「百猿墜技」的招術，刷地往平地上一竄，輕飄飄落下來。仗身法輕捷，已經斜竄出一丈以外；方才落地，脚下微微一點，又騰身而起，橫遮到陳元照的前面。竟將陳元照的手腕子一捉，道：「你不聽說！跟我來，這邊等着。」

多臂石振英已看出談家的佈置，他還想看一看尋仇人的舉動，究竟是否按江湖道。因此提刀躡足，循牆貼壁，輕輕的，然而急急的，往談家後門溜了過去。揣想談宅房舍的建造的局勢，賊人若來。必走後門；自己可以匿在後門對巷，見機而作；或者拔刀助拳，或者武力解紛。不想他這回竟沒打算對，這一夥尋仇人雖因不敵，暗算過一塵道人；這一回找談家復仇，却是明目張胆，登門挑鬥。只把談家的男口殺死便罷，犯不上找

害女眷的。那知道談家的男口自是無能，談家的那個寡婦大奶奶却有點不好惹。她已經連夜邀來了能手，便是那個俏眼圓臉，膚色微黑的布衣姑娘，名叫擣沙女俠華吟虹，和她的父親風樓主人彈指翁華雨蒼，還有她的掌門師哥段鵬年。

現在這個布衣姑娘早換上一身夜行衣。腰繫五雲盤鳳的絲帶，足登鹿皮鐵尖窄蠻靴，肩跨一隻銀花鹿皮囊，囊裝一袋五毒神砂；另一隻鹿皮赤灰擎雲手套，就掖在毒砂袋口上。右手提着一盞孔明燈，孔明燈的燈版早已關上，高住圓光，不再透亮了；左手倒提着一口拆鐵鏢銀五鳳劍。這時節，直立在前庭東廂房房頂上。這個女子是個二十一二歲的大姑娘。

另外登高梭巡的那個短衣男子，便是段鵬年，她的二師哥。白面微髯，中等身材，儒雅氣象；穿緊衫肥袴，盤辮子不打包頭，繫絲絛，登快靴，背插單刀，肋佩鏢囊。手中也提着孔明燈，燈版也早關上了；立在後院，雙眼灼灼，極力的注視後巷；原來他已聽出後巷有人了。忙將燈放下，暗暗掏出一枝鏢；只要後巷的人一露頭，先殺他一個下馬威，向不致命處，給他一下。然後再喝問賊黨，是何來意？有何不可解的仇怨，向人家孤寡門前索門？這一來，陳元照真是傲侍；直撲到後巷，他還想往談家後門湊，多虧石振英把他攔住了。

還有西樓頭，窺窗瞭望的人，便是談家的寡居大奶奶倪鳳姑，正是這一回邀助禦仗的主動人。她已是三十七八歲，快四十的人了，却生得豐容盛鬋，俊眼曲眉，是個會武功的健婦，看外表只像二十八九的少婦，只身量稍矮，體格稍胖一些。——此外談家宅內還藏伏着幾個人。

尋仇的五客如飛的奔來。談家頭一個發見仇蹤的，竟不是房頂梭巡的一女一男，仍然是樓頭窺看的談家主婦倪鳳姑。首先低嘯示警的，却是那個白面微髯的段鵬年，但是他却看錯了，誤將鄰房上伸頭探腦的陳元照，認成尋仇人的探子。那想到樓上的倪鳳姑遠遠望見鄰巷竄出一條黑影，房上的女俠遠遠望見西北面奔來四條人影，便也互打招呼，互相示意。都以為自己看見的，也正是別人看見的；却不知別人看見的，並非自己看見的。直等到西北角上四個人奔過來，與那巷口的人合在一處，然後談家男女三人方才聳然警動。立刻又互相關照了一遍，慌忙預備好了暗器，跟着又投下五塊石子，向宅中報告仇人來到的數目。宅內樓上屋中的人登時也準備了；把燈吹熄，把兵刃合在掌內。

轉眼間，五個尋仇人馳入福元巷。那個探盤人名叫快手盧盧登的，提刀當先引路。那個賣藥郎中巴允泰，此時換了一身夜行衣，洗去臉上偽裝的黃色，手持一拐一刀。那尋仇的正主康海，也是一身短打，帶單刀，帶箭囊，緊緊跟隨。喬建生和喬建才稍稍落

後，預備巡風。五個人分兩面，繞奔前巷口；便要圍着談宅綸道，勘伏，從鄰舍牆頭，襲上談家。快手盧急忙低呼道：「并肩子，留神房脊，還是奔後巷的好！」

擲沙女俠傾耳一聽，索性一直腰，亮出全形來。在前院房脊上巍然一站，一揚手，「吱溜」的一聲，發出嘹亮的響聲，乃是一隻響鏢。然後嬌叱道：「喂，線上朋友來了！你們是怎麼個來意？若要開耙打槍，可以好說；本家雖然沒錢，也還可以借盤川給你們。若要尋仇鬥技，你們說出道來，本家雖然沒人，也能接着。你們成羣打夥，黑更半夜，一聲不響的奔來，你們來的不地道了！你們那一位是正主？你們堵着人家門口做鬧，欺負本家沒人；你們那位在門框上露那麼幾手，我們也真過了，並不算希奇。喂，你們不用唧唧噥噥了，快說吧！夠朋友的，先報個萬兒來。」

黑衣女俠華吟虹向地上尋仇的人發了話，那一邊段鵬年已經聽見；顧不得後院，急急的向後院花房，投去一塊石子；又招呼了一聲，連忙登房，奔到前院。剛一現身，被黑衣女俠向他倒背手，做了一個手勢。段鵬年會意；便不露面，退藏在房脊後，側耳聽着。

尋仇的五個人一齊止步，仰視談家；浮雲微掩，月光依稀，已辨出人形。喬建才忙向巴允泰耳語，巴允泰點點頭，用手中兵刃，封住門戶，湊上半步道：「女朋友請了！」

說話就含着輕蔑。跟着一陣冷笑道：「我們千里迢迢的奔來，專要拜訪談五爺的本人。可惜一步來遲，聽說他本人已死。他本人雖然死了，我們都是十幾年的老交情，舊約會，我們還要見見他的後人談維銘。我們明明白白，登門求見，我們一定要留名的。不過你這位娘子，不知跟談二少是怎麼個交情，也請你說明了，我們再報萬兒。你放心，我們男子漢，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們找姓談的，也沒有多大過節，只不過半條胳膊，一條性命；如今過了十幾年，三分行息，加一賬，我只要姓談的一個兒子，兩個孫子；女口一個也不要。我敢說，我們這番報答，走遍江湖，都說得出口去。女朋友，你貴姓？」

黑衣女俠沒等聽完，便夾耳根泛起紅雲，十分恚怒，放下孔明燈，一回手，將劍插在背後；又一探手，把那鹿皮手套，套在右手上。段鵬年一眼看見，知道她要動手；連忙現身攔住，橫身探頭，向下喝道：「朋友，你失言了！人家乃是姑娘。看你的舉動來派，決不是放把火，暗算人的下流江湖。你白晝登門，指名尋仇，足見是光棍行爲。但是你剛才說的話，可不大像人言；姓談的不知道欠你們那一位的胳膊性命，你們來了這些位；可見人人都有朋友，人人都可以幫朋友的。我告訴你，這位姑娘跟在下都和談家是朋友，特爲給你們了事來的。你嘴裏說話要乾淨點。我請問你，你老兄是姓巴，還是

姓康？

賈藥郎中巴允泰一楞，忽然哈哈大笑道：「算你會認，我便是姓巴的，我們沒打算隱名埋姓。你們一男一女自然是來給談家勞腰子的，好吧，我們就要討教討教。」

段鵬年忙接過來道：「討教容易，我們正想討教呢。不過我們不願在自家門口，跟別人較量，好像欺生似的。朋友，在這裏決沒有你們的便宜。你可以指定一個地點，規定一個時候。」

巴允泰道：「好！」五人中那個叫康海的長身男子厲聲接腔道：「相好的，我們不是找便宜的，我們是清舊賬的。你要我們定地點，定時候麼？好好好，來來來，請你快下來，咱們就在此時，就在此地！」箭拔弩張，做出索鬥的神氣。巴允泰一聽這話，蹙眉一皺，立刻低聲先把康海穩住。段鵬年不願塔門口拒仇敵，恐驚了宅中人；巴允泰也不願塔門口鬥仇敵，恐受了暗算。仰面答道：「喂，房上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咱們就往西北邊那座樹林子裏，比量比量，倒是方便，也省得吓着談家的大人孩子。」段鵬年冷笑道：「樹林子就有你們的朋友，我們也不怕。不過天不早了，我們還想睡覺；朋友你將就點，咱們在江邊吧。」

博沙女俠忍耐不住，怒叱道：「跟這一羣畜生，那有那些費話！呸，姓巴的，快帶

你們這羣狗黨，往巷外等着去吧！姑奶奶這就下來，把你的一個個的狗舌頭先拔下來，省得再嚼蛆。」她那口折鐵五鳳劍本已插在背後，她並不要拔取，却將右手一伸，要來掬取鹿皮囊裏的五毒神沙。捻了一把，似要先往下一揚，跟着終身硬往下跳，來一個敵前登場。奪命神針段鵬年看出她的用意，急急的低喝一聲道：「使不得！」談家在故鄉乃是良民，他家門口實在不能灑血橫屍的。忙向華吟虹打了一句啞謎，又一指後門；暗示着華吟虹，趁自己與仇人答話，可以開門出去。下面尋仇人康海也看在眼里，往旁邊一退，拔刀在手，昂然叫道：「相好的，你們一男一女全不是談家的正點子；你們要替他頂缸，我們管不了許多，總教你死而無悔。你可要知道，爺們奔尋千里，一定要見見談家的正枝正葉；光你們兩人，爺們還犯不上拔刀。……」復厲聲喝道：「姓談的，你們儘邀旁人頂缸不行，快給我滾出來。你們要不出頭，爺們可要不客氣，挑你們的窩了！」女俠厲聲道：「你狗賊有本事，先把這一男一女打败了，再找談家的正枝正葉。」

兩方面正在叫陣，陡然細腔細調，一箇廬州府口音的婦人，由房上接了聲：「姓康的朋友請了！我們正要見你，你居然賞臉光臨了，好得很。談家的正主就是我，我就是談維鈞的妻子。請你們讓開一步，容我們下來領教。」

峨帽羣雄巴允泰，康海，喬建生，喬建才等，一齊仰望。在房上挨着黑衣女俠的肩

下，出現了那麼一個中年婦人，纖腰細足，包頭佩囊，一身短打扮，手中只提着一把短刀，喬氏弟兄忙尋看他背後，背後似乎沒帶着飛刀的刀囊。——却不知飛刀談五傳下來的飛刀，有長短兩種。長的飛刀一尺多長，一共五口，插在背後，露出肩頭。短的飛刀一糟七口，長才七寸，窄刃細把，上繫綢條，名爲刀衣。另有現成的皮製刀囊，並排成七鞘，每鞘插一口刀；僅僅露出七口的刀尖。（並非刀柄在上，）刀鋒尖銳，却非十分鋒利。尋常佩帶，把刀囊斜跨在右肩頭，左肋下，微偏在左背後面；使用時，便可推過刀囊來，用手指一指刀尖，向外一甩，便可倒擲而出。只一翻轉，立即達到敵人身上。談家大娘子倪鳳姑現身而出，確在肋下佩着七口短形飛刀，還在袖底藏着雙筒袖箭，但全是沒有毒的。她恨極了仇人，膽敢欺負到家門口；爲保全談家後代，一弟二子，她定要下毒手，與仇人拚命了。彈指翁獨勸她手下留情，免得過傷了仇人，再一再二尋讎；黑衣女俠却勸他應該下毒手，殺一儆百，免得賊人再三再四窮追沒完；正是各有各的看法。倪鳳姑先把小叔和愛子，侄兒藏起來，然後自己挺身應敵。寡婦心情，未免心軟，但却抱恨甚深。她考慮了一晚上，到底是暗器仍要用，毒藥暫可不使。

峨帽羣雄露面的五個人，都注意倪鳳姑，却都不認識她；都提防他談家門的飛刀，却沒理會倪家門的雙筒袖箭。都聚精會神的打量倪鳳姑，却不曉得可怕的不止倪鳳姑，

還有那奪命針段鵬年的梅花針，和搏沙女俠華吟虹的五毒神砂。

巴允泰是老江湖，見談家又出現了一個女的，心中怙懼起來。這可真是勝之不武，敗了最丟人；並且女子會武，必非拳技刀劍驚人，她們一定是以巧降力，慣耍弄暗器的。忙暗囑同伴：「小心了，她們的暗毒子！」康海和快手盧也覺出這一點來，同聲叫陣道：「姓談的女人聽真，我們男子漢，大丈夫，遠道前來，訪朋友，清舊賬，我們可不愿意和一個脚指頭的娘兒們打交道。……嘻嘻嘻嘻，姓談的子孫難道都死絕了麼？你們當是擔債主子哩，把男人藏起來，放出女人來對付，可惜爺們不是那種人！」

二女俠一齊大怒，奪命針段鵬年也忿不可遏，叫道：「噫！好一羣不知自愛的奴才，穢口傷人，貽笑江湖！看你段二太爺對付你，閃開了！」回首向內道：「談順，快開街門！」對二女俠又一揮手，登時聽院內嗖的一聲。然後二女俠一轉身，跳下房來，落到院內。段鵬年也一栽身，跳到鄰房。談宅前院房上登時沒了人。

喬建生，喬建才一見這種情形，忙向同黨一指鄰牆，低呼道：「上！」打算乘虛上房，入攻談宅。巴允泰忙道：「瞎，不行，快上這邊來！」大呼道：「姓談的朋友，我們就依你，江邊見！」向衆人一揮手，刷的撒退下來，斜趨江邊。幾個人才一挪步，談家房頂上嘩啦一響，露出半個人而來；托着一桿花槍，槍尖探出房脊，暗示着尋仇人趁

早別往房上闖。峨帽羣雄均已看明，巴允泰低聲道：「如何？還是江邊好，可以往樹林裏誘他們。」巴允泰自以爲大方持重，那曉得談家房上，那一個入面，半截搶頭，乃是故佈的疑陣。

當下談家大娘子倪鳳姑，和搏沙女俠華吟虹，奪命神針段鵬年，聯袂爭先，從鄰院跳出來，如飛地趕到江邊。尋仇的峨帽七雄也鑽出巷口，如飛的撲奔江堤。談家只有二女一男三個人出頭，仇人過來的已經五個，並且還有潛伏未到的接應，雙方勢力不敵。倪鳳姑和搏沙女俠毫不介意，拚命的迎上來。登時雙方交手，在暗淡的月影下，往來拚鬥。却把個局外旁觀的陳元照急得子不得，急急的催促伯父石振英，快奔江岸，拔刀助戰。石振英也替談家着急，他們不該擅離家院；萬一仇人乘虛襲入，談宅就要遭害，思量着要替談家護院。叔侄二人各着各人的急，到底小的扭不過老的，石振英疾引着陳元照，往談家後宅鄰院湊過去。

不料叔侄兩個身形一幌，談家小樓上陡然的火光一閃，同時前院房上故布疑陣處，竟有一個活人伏在那裏，突然舉起一盞孔明燈，一道黃光竟照石陳二人藏身處射來。陳元照道：「不好！」言未了，刷的飛來一枝弩箭，石振英和陳元照急急一縮項，退到房脊後。石振英向陳元照笑道：「好！人家有防備，這裏不用咱們管了，咱們快奔江

邊，看熱鬧去吧。」勁有這時，石家叔任心下釋然，便刷的跳下房來，循巷貼牆，往江邊溜去。將出巷口，去肯再冒昧，兩人藏着身子，往外探頭。期以望有一點事，再

第五章 江邊決鬥

江邊此時，打得十分激烈。談家大娘子倪鳳姑手持利刃，力敵二仇，是正對頭康海，和快手盧。黑衣女俠運五鳳劍，獨戰喬建才，劍光揮霍，應付裕如。那段鵬年和那個賣野藥的巴允泰，一口刀對一刀一拐，單打獨鬥，一來一往，打得最兇險。那喬建生把手中刀一抱，在一旁觀風；掌中暗捻着一枝鋼鏢，預備相機撥應自己的人。

巴允泰認定倪鳳姑是談家的正對頭，一面動着手，一面側目旁睨。談家這男女三個人，在右肩頭，左肋下，竟都佩着鹿皮囊，料想必有利害的暗器。巴允泰且打且變換脚步，往康海那邊湊過去。連打招呼，教同伴們留神飛刀暗器；務必把這三個男女緊緊裹住，別容他們緩手。黑衣女俠華吟虹只是冷笑，一連數劍，把喬建才砍得倒退。倪鳳姑連一把短刀，雙戰快手盧和康海。只走了幾招，便識出康海的扑刀手法很毒，力也分量沉重；那快手盧却又十分狡猾，手快而刀疾。兩個人都是勁敵，倪鳳姑使不敢戀戰，用力一衝，往旁一竄，就想掬飛刀。巴允泰大嚷道：「纏住她！」康海喝道：「臭婆娘，少

掉鬼！」扑刀一挺，立刻跟上來，「白蛇吐信」，照倪鳳姑猛刺。倪鳳姑不敢招架，閃身一躲；快手盧道：「女朋友，少使暗器！」跳過來，從斜刺裏照倪鳳姑肩頭刺來一刀。倪鳳姑回身一順兵刃，往外封架，康海早又趕過來，惡狠狠把扑刀一揮，下掃雙足。倪鳳姑纖足一點，微胖的身體騰空竄起來；剛躲過這一刀，快手盧的刀又到。兩個仇人果然提防着倪鳳姑的暗器，雙雙的纏鬥，一點也不放鬆。倪鳳姑的暗器一時無法出手。

那一邊，巴允泰和段鵬年各用純熟的招術，刀拐翻飛，互相刺擊。段鵬年隱聞倪鳳姑似因體胖，呼吸短促；忙打定主意，施展絕招，要先打倒一個敵人，騰出身子來，好幫助二女俠。並且敵人較多，自己這邊更不便跟他久耗。那喬建生仗刀觀戰，更防他抽冷子潛下毒手。當下喝一聲：「朋友，看刀！」刀鋒一展，展開了一套精熟的刀法，泛起縹緲寒光，向巴允泰猛砍過來。巴允泰久經大敵，立刻也將手中刀一揮，施展開六合刀法，用力迎擊上來。登時只聽得嗖嗖的閃竄之聲，和利刀劈風之聲；月影下，刀光拐影，交織成兩團白光，翻翻滾滾，隨着身形亂竄。兩個人棋逢對手，打得十分出力；却是各仗精熟的招術，攻打敵人，全不肯硬砍硬架，聽不見兵刃磕碰的聲音。

忽然間，聽得一聲嬌叱道：「倒下！」博沙女俠劍尖一挑，突然使了一個詭招。誘得對手喬建才整個身子跌進來，她就劍花一撩，又一頓，叮噹一響，把喬建才的刀彈落

塵埃。這一招得手，第二招跟手又發出來。喬建才拚命往旁一竄，嗤的一聲，左肩頭衣破血濺，踉踉跄跄，向圈子外竄去。黑衣女俠華吟虹雙瞳一瞪，喝道：「那裏走？」揮劍便追。那一邊，觀風的喬建生吃了一驚，飛身一竄，急一抖手，把那一枝鏢一聲不響，劈面打出來。相隔才四五丈，只一揚手，鏢已打到搏沙女俠身邊。搏沙女俠華吟虹伏身一閃，掌中劍不依不饒，仍向外吐，照那丟刀失措的喬建才劈去。喬建才翻身敗走，撲地摔倒。喬建生忙一個箭步，從斜刺裏脊背後，掩襲過來。讓過喬建才，斜肩帶臂，猛砍女俠華吟虹。華吟虹其實早就防着這個袖手旁觀的敵人；陡見敵刀襲到，她不閃，不躲，不退。耳聽得利刃劈風，看看將到自己背後，她這才猛然一撤身，劍鋒一轉，硬往外滑着一封。却不是真封，左手早將鹿皮手套帶上，喬建生刀到人到，兩人幾幾乎對撞。華吟虹猛然把左手一揚，嬌叱道：「看招！」一把五毒神沙劈面灑打出去，敵人的刀也劈面剝進來。她這才掄劍一撥，倒退着往後一竄。鐵沙子如一團黑霧籠罩過去，立刻聽見「噯呀」的一聲怪叫；喬建生閉住一口氣，極力側身往旁一閃。耳輪上，左腮上，挨了兩粒鐵沙子，深深嵌入肉內。他就拚命往外一跳，捫耳撫腮，將鐵沙撥落；受傷處微微汪出兩滴鮮血，熱辣辣的有點疼痛。罵聲大罵道：「好騷娘們，甚麼東西灑了我一臉！看刀！」竄上去，掄刀就剝。

那喬建才栽倒在地，趁這空隙，一骨碌竄起來。肩頭划傷，幸不甚重；一咬牙，把腰間的七節鞭嘩唧唧一抖，亮開了，與喬建生同聲大罵着，反撲過來。墊一步，夠上部位，七節鞭「樓頭蓋頂」，對準擄沙女俠打去。

黑衣女俠華吟虹方將毒沙發出手，早又換右手，再抓了一把。往前一趕步，正待揚手追擊喬建才的上盤；不防喬建生面中鐵沙，仍然戀戰。喬建生的刀竟先砍到，喬建才的七節鞭也隨後打到。這倒出乎意外！黑衣女俠華吟虹急急的一倒步，身往後退，手向前揚，刷的打出第二團黑霧。冷笑罵道：「不知死活的奴才，教你罵，教你砍！」第二把五毒神沙，突然衝喬建才打去。喬建才七節鞭「吧達」的打空，擊得平地塵飛。忙將起鞭一帶，嘩唧唧折回來；五毒神沙的黑霧又迎面打到。也吃了一驚，月影下不曉得是甚麼暗器，只疑心是迷魂砂之類，伸手將鼻子一捏，右手忙將鞭盤空一掃，斜着身子往旁一竄。七節鞭衝開黑霧，鐵砂子向四外飛濺。擄沙女俠華吟虹纖足一點，霍的遞劍進攻。喬建生剛剛衝上來，吓得急往旁退，身上又着了一點，幸未打透夜行衣。喬建才却未躲開，半邊臉上和右手背上，照也挨了三兩粒鐵砂子，熱辣辣的疼痛。

喬建才比建生精細，一抖鞭竄出圈外，右掌一綳勁，把砂子迸落。急伸手將臉上嵌着的那一粒沙子挖出，月光一看，不過像綠豆粒大小的一顆鐵砂，却不懂得是何暗

器。忙往鏢囊內一放，罵道：「臭婆娘，拿烏槍的鐵砂子打人，還算什麼暗器？看鞭吧！」搶步重又上前，和喬建生仍然料女俠。黑衣女俠冷笑不止，一面招架，一面斥道：「吓，瞎眼的奴才！姑娘就用這些驚槍的鐵砂子，打死你這一對不知死活的賊兔子！」

二喬弟兄真個不知利害，纏住了女俠。一刀一鞭，一遠一近，一軟一硬，攻個不住。看樣子，女俠似乎被打得接應不暇，兩個人越發得意。但是黑衣女俠且戰且繞，一雙星眸不住的閃看周圍。見談大娘倪鳳姑那邊，被康海和快手盧追得緊急，空有飛刀，綫不過手來；她就直往倪鳳姑那邊湊過去。

忽然二喬哼了一聲。兩個人臉上的傷，起初熱熱辣辣的微疼，轉瞬又不疼了。焉曉得那不是不疼，乃是發麻；麻過去這一陣，便立刻轉成灼疼。喬建生臉上那顆傷挨近左眼，到了這時，突然覺得左半邊臉麻木；好好一隻左眼，忽然模糊起來，而且眼珠發脹。喬建才的左肩傷處，也忽然扯得左臂沉重了。兩個人齊說：「不好！」忙叫：「二叔！留神這個雌兒，她手裏可是打鐵沙子！」

當此時，那賣藥郎中巴允泰，向段鵬年屢施險招，未能得手。陡然改了主意，往倪鳳姑這邊湊來；也似乎一面應敵，一面要幫着康海，把殺人正點毀了。段鵬年一口刀劈刺划掃，和巴允泰力鬥；見敵人不住的變換步眼，便將計就計，跟着敵人，往談大娘倪

鳳姑這邊轉來。兩方面，三撥對手，木來散在江岸相打，都相距數丈；此時不約而同，以倪鳳姑康海爲中心，齊往一處圍湊。

巴允泰抖擻全副精神，對付段鵬年，一時偷眼釘看倪鳳姑左肋的飛刀刀囊。忽聞得二喬這一喊，急急回頭尋看，還不曉得二喬身已受傷。驀地瞥見了黑衣女俠手帶着皮套，巴允泰登時大吃一驚。急吆喝道：「喂，你們留神，這兩個遠果都有暗青子！這個胖娘們不是飛刀，就是甩手箭；這個丫頭不是毒蒺藜，就是毒砂子。你們千萬把她倆裹住了，別教她發暗器！」

警告可惜遲了。突然聽黑衣女俠縱聲狂笑道：「狗賊，算你識貨！大姐姐，閃開了！」倪鳳姑往旁一竄，又沒竄開；快手盧挺刀追來，康海也掄刀剗到。倪鳳姑儘力往圈外一躲，喘吁吁叫道：「么妹，快發五毒神砂！」黑衣女俠一見這種戰鬥的情形，把雪白的牙齒一咬，奮力將二喬衝開；只一跳，來到倪鳳姑身旁。一探囊，又撮出半把五毒神砂。奪命神針段鵬年急喝道：「師妹別發那個！」但是，這話也吆喝晚了。黑衣女俠刷的一揚手，一團黑霧瀰空，竟照康海打來。巴允泰驚叫道：「快躲！」康海大驚，急掙命一跳，埋頭伏腰，反跳到仇人倪鳳姑的身後，倏倏躲開了。巴允泰狂呼道：「風緊，是五毒神砂！快避！」

遮手背，別教它打着肉皮！哎呀，快扯活！」黑霧又飛起來

，巴允泰只顧驚呼，一驚一失，精神，奪命神針段鵬年嗖的一刀，照肋下刺來。巴允泰險些失手，刷的一跳躲開。

「五毒神砂」先聲奪人，被倪鳳姑巴允泰一言道破，尋仇的五容一齊震動。二喬頓然驚悟，尤其張惶，登時覺得受傷處支持不住。快手盧盧登十分的手快，趁着紛擾，照着倪鳳姑下盤，刷的掃來一刀。倪鳳姑體胖，飛縱的功夫久已擱下了；努力的一竄，僅僅的躲開。康海驚魂稍定，也順手劈來一刀。談大娘倪鳳姑橫刀一架，趁着毒砂得手，連連退出好幾步；竟將兵刃交到左手，右手一捏刀囊上吐露的刃尖，只一扯，又一甩，七寸長的飛刀脫手飛出來。可是飛刀才出手，快手盧的刀又已捉空剗到；倪鳳姑兩隻小脚一登，嗖的一竄，閃開了。康海躲着黑衣女俠，揮刀重奔倪鳳姑。突然間，一葉飛刀疾如電掣，直鏢到康海的面門。康海只防備五毒砂，不想飛刀已到，急急一側臉，刀鋒掃耳輪劃過去，削破了一道血口子。怒吼一聲，揮刀進戰。不想倪鳳姑只一得空，登時把七口飛刀，不住手的放出來。

賣藥郎中巴允泰看出情形不對，再要意識起落，必吃大虧。急厲聲叫道：「喬老二，老三，快走！」把自己的暗器鐵菩提，一掏出一把，照準身邊的段鵬年，倪鳳姑，沒頭沒臉連發數粒。段鵬年，倪鳳姑一竄閃，一齊動手，各發暗器。相隔過近，閃躲太

難，雙方的人不由各往後退出數丈。

倪鳳姑的飛刀很準，只可惜打得太急了，七口飛刀連氣發出五口；尋仇人閃展騰挪，使盡身法，俱都躲開，只有快手盧挨了一下；她自己也中了一鏢。倪鳳姑竟十分英勇，拔去鏢，仍在力戰。一面發暗器，一面喊叫：「段二哥，別留情了！怎麼還不放梅花針？不要教這些惡賊跑了！」忙又將袖中的雙筒袖箭打出來。奪命神針段鵬年見她急怒，忙叫道：「大嫂往這邊來。看小弟來，您家不要發暗器了！」橫身擋住了倪鳳姑，把他的奪命梅花針發出來。

黑衣女俠華吟虹的五毒神砂，奉父師嚴命，不準輕發；必須敵人雙戰自己，或者自己陷於死地，非此不能逃生，才得揚砂救命。奪命神針段鵬年連聲喝止，不教她妄發。黑衣女俠却得了理，再不肯讓，連聲說道：「那不成！他們兩個打一個，不下毒手不行！二哥，你狠狠打吧！」談太娘倪鳳姑更感到後患，對仇人最好斬草除根，一聲聲催促女俠：「么妹，快發毒砂，快發毒砂！這可饒不得，他們欺負到門上來！一日縱敵，百年養患！」一樣的應敵拒仇，各人的，看法不同。

尋仇人一番惡鬪，竟未得手，反而傷人丟醜。為首的巴允泰和康海恨惡萬分，想不到那麼厲害的一鹿道長，居然把他毀了；談家孤兒寡婦，反倒栽給他們，這口氣如何嚥

得下去？巴康二人汪汪狂吠，五毒砂，和段鵬年的梅花針，眉峯緊皺，切齒咬牙，齊呼一聲：「風緊，扯活！」刷地沿江退下去。二喬一盧當先飛跑，直投西北樹林。巴允泰，康海橫刀斷後，擋住了段鵬年，華吟虹，倪鳳姑；一面退，一面惡罵醜詆，一面用暗器遙擊。奪命神針段鵬年大怒，搶先追趕過來。他的梅花針有的無毒，有的有毒。仇人雖惡，他仍不肯傷敵要害；只用無毒的針，往不致命處打去。梅花針不能及遠，至多不過三兩丈。雙方各用暗器遙攻，兩邊距離漸遠。賊人且戰且退，退到江堤；巴允泰康海霍地轉身，向段鵬年叫道：「相好的，我們認栽了！請你報個萬兒來！」

段鵬年手握利刃，暗捻梅花針，用刀尖一指，正要答言。黑衣女俠華吟虹搶先報道：「告訴你，吓破你的狗胆！姑娘乃是搏沙女俠，這是我段二哥，奪命神針。你有胆的，上陝西找我們去！」尋仇人等吃了一驚，巴允泰接聲回答道：「好，我們栽得還有道理，咱們再見吧！」招呼一聲，和康海轉身飛跑，趕上了二喬一盧，一同搶奔西北。段鵬年忙叫道：「朋友，好漢做事，有起有落，你們先別走，咱們今晚上這場事怎麼樣，算完了吧？喂，朋友，請你也留下個萬兒。」巴允泰略一旋身，冷笑道：「你們自己想吧，這沒有完！」康海更厲聲道：「一輩子沒有完，你們等着吧。你們有胆量，來來來，咱們到林中再會會。」

段鵬年又緊趕了兩步，很生氣的喝道：「你們還不算完？好漢別走，今晚上我們一定要見個起落。」尋仇人並不理會這話；已允泰握刀拒後，快手盧和康海分攙着喬建生，喬建才；五個人連打胡哨，似在呼援，一齊的投向森林。

黑衣女俠大怒，掄折鐵五鳳劍，拔步便追，道：「好一羣不識起倒的奴才，那裏走？今天姑娘我教你們全完！」賊人不答，只是不住聲的連打胡哨。段鵬年急急的往林邊看了一眼，果從林影裏又衝出兩條人影，在林邊堤上往來打幌。段鵬年不由心生疑忌，搏沙女俠却不管不顧，竟飛身往窮追。段鵬年急道：「師妹不要追了！別中了人家調虎離山計；你快回來，看看談大嫂吧。」

談大嫂倪鳳姑豐肌纖足，此時累得呼吸緊促，竟坐在地上緩氣。段鵬年忙問道：「大嫂受傷了沒有？」倪鳳姑一笑站起來，道：「沒有，沒有。只是我久已沒練功夫了，氣兒未免支不住。」段鵬年搖頭道：「大嫂，你怎麼還瞞著？我分明看見你，教那賊子打了一暗器。」倪鳳姑微笑不言，却將手勝擺了一擺道：「那不要緊！……喂喂，么妹妹，么妹妹，你快回來，你怎麼一個人趕下去了？段二哥，你快把她追回來吧。」

兩個人急趕黑衣女俠。倪鳳姑奔出幾步，「哎喲」一聲，又要坐倒。段鵬年止步回頭，振吭大叫：「師妹回來，師妹回來！快看看大嫂吧！」這搏沙女俠藉吟虹竟捷如飛

鳥似的，奔騰飛躍，影踪。仗一口五鳳劍，一袋五毒砂，公然窮追下去；要以一己之力，擒拿五個尋仇之人，段鵬生連叫她不應。

段鵬年顧得了倪鳳姑，就攔不住華吟虹；要追回華吟虹；又不放心倪鳳姑。急得他不顧一切，連聲大叫：「師妹，師妹，你怎麼不聽話？談大嫂掛彩了，你怎麼還要趕？不會先回來，叫來人再趕麼？」

搏沙女俠華吟虹雙眸直注着叢林敵影，傲然回顧道：「大姐，你真受傷了麼？……二哥，你快把大姐救回去。這一羣不要臉的東西，必得追上他，除治了才好；不追，怕他們還要再來，你沒聽他們放下的話麼？」搏沙女俠略略的遲回了片晌。月影下，瞥見倪鳳姑已經站起身來，同着段鵬年，追呼自己；她便笑了一聲，反倒放了心，連連揮手道：「我得追他們。大姐姐，二師哥，你們快快回去勾兵吧。我先緩下去，省得教狗賊們溜了。」說罷，一擡劍，猛旋身，又如飛的追逐下去。奪命神針段鵬年空是師哥，兀自攔不住她；不由頓足生氣道：「這個姑奶奶真急殺人！大嫂，這怎麼辦？老爺子一向不許姑娘們對敵，這一回一定要鬧我。」倪鳳姑忙道：「不要緊！我跟你一塊追她去。」

但是，倪鳳姑的傷並不算輕；段鵬年一個男子，既不便替她裹傷，又不便攙扶她。況且她又是一個婦婦，雖然稱她為大嫂，責任比自己年輕，還是個弟婦輩分！這正應該

由自己追敵，喚回華姑娘來，叫她把倪鳳姑攙回家去，實在兩便。偏偏這位華姑娘學會了一身本領，永遠不得機會施展；今夜好不容易抓着了逞能的地方，那肯空空放過。眼看她緊綴着五個逃賊的背影，奔向林邊去了。段鵬年乾着急，進退不得，只有大喊的份兒；華吟虹連話也不回答。倪鳳姑也不放心，只催鵬年休管自己，快追回么妹來。姑娘們與人較技，只許勝，不許敗，敗了怎對得起她的老人家。可是倪鳳姑一步一癩，分明需人救護；把個白面微髯，斯斯文文的段鵬年，窘得束手無策，又喊又跳。

那邊退走的五個仇人如飛逃去。其中喬家弟兄毒已發作甚劇。快手盧和康海各攙着一個，見二喬渾身打戰，步履頃跌，不住的呻吟，又望見黑衣女俠疾如電掣的趕來；兩人一齊驚恐，對着樹林，喊叫援兵：「師姑快出來，咱們人受傷了！壞了！」

巴允泰本甚驚懼，一見手下這四個師侄害怕的神色，他就忿然大怒，厲聲道：「不要慌！我先擋他一陣。這不就是她這小妮子一個人麼？」一擺手，催二喬和康海，快手盧速退。二喬以慘厲破裂的嗓音叫道：「師叔發暗器呀，可別叫她打傷了！我們倆受的毒很利害，今晚上怕挨不過去了！」巴允泰狂吼道：「怕甚麼？我不信華家門的五毒砂，會比過唐家門的毒蒺藜。那都是一種毒藥，一種解藥的，打傷了也有法子治。你們別慌，有我哩。」巴允泰忙又趕上來，先把二喬的臉色看了看；急掏出一包藥來，交給康

海，盧登。然後一橫刃拐，扼住來路。那擄沙女俠已經歡天喜地的，揮五鳳劍，捏五毒神砂，雀躍着撲過來。她乍試身手，一戰獲勝，說不出的高興，把這拚命的事看成兒戲。相隔尚在一箭地以外，巴允泰大吼一聲，擺出拚命架式；右手摸摸索索，掏出一把鐵菩提子來。這東西是無毒的，但是他的這菩提子分量比較加重，可以及遠。他要手發菩提子，擋住擄沙女俠華吟虹，不令她近前。

那前面奔跑的峨帽派康盧雙雄，架着二喬的胳膊，奔出數步，急將救藥給喬家弟兄分服了。沒有水，只可乾嚥；並且這只是一包硃砂化毒丹，只能定痛，並不是五毒神砂的對症解藥。天道好還，他們剛用毒痰藜暗算了一塵道長；現在未及一月，他們也要乾吞解毒丹了。擄沙女俠也和他們一樣，毒器雖已傷人，依然窮追不捨，趕盡殺絕。康盧二傑又怕又怒，剛剛的看着二喬直着脖頸，嚥下藥粉去，一回頭，黑衣女俠如風捲殘雲般追到；兩人急一伏身，措起二喬，狂奔下去。仍然振吭高叫：「師姑呵，師叔呵！快過來吧！咱們人受傷了！中了五毒砂了！」：突然一個清脆的喉嚨答了腔：「孩子們別慌，我來了。甚麼人有五毒砂？」林影中「嗖嗖」的一陣響，如飛的奔出來一雙人影；康海二喬一齊歡呼。

當日當時巴允泰回頭瞥了一眼，也心中大喜。估料遠近，援兵要後到一步，敵人却要

搶先一步殺來。巴允泰心中實在懼怕人家的五毒神砂。雖承師弟唐林夫妻給了自己一包解毒藥，却是治毒疾藜的；偏偏又什襲珍藏，未帶在身邊。現在勢逼處此，只可豁出帶傷，先去抵擋一陣。於是緊咬鋼牙，大罵道：「華家該死的丫頭，我們與你素日無仇無恨，我們讓了你，你還追？看毒鏢！」把鐵菩提抖手打出去三粒。

巴允泰志在阻追兵，以待救至。搏沙女俠早已看破，嘻嘻的一陣輕笑；但見她霍地一閃身，躲開了鐵菩提子，猛頓足，一躍兩丈，施展開「蜻蜓三抄水」的輕功，往斜刺裏，讓過巴允泰的邀截，一抹的繞衝上來，撲奔了快手盧和康海。康海措着二喬，沒命的往林叢跑，且跑且回頭往後看。喬氏弟兄臉負傷毒，神志半昏，嚇下化毒丹，心神略定；驟見敵至，偏偏又是搏沙女俠，兩個人不由失聲大喊起來。忙忙一拍康盧的肩頭，吃吃的叫道：「師哥，表哥，快着快着，死丫頭追來了！……不好，過來了！你快把我倆放下吧！……」

康海和快手盧驚愧交迸，堂堂五個男子漢，竟被一個女娃子追得望影而逃，何等可恥！快手盧自恃脚下快，還是拚命往前跑。康海却性子暴烈，陡然止步叫道：「喬表弟，你別怕，我擋他一陣！」一斜身，放下喬建生，二次抽刀上前。喬建生腳踏實地，臉腫目昏，心上還明白，忙叫道：「表哥，你別跟她打，快拿暗器揍她！別教她過來。」

康海道：「對！拿鏢鏢她個死丫頭片子！」喬建生挺然支持着，一幌一幌站在地上，也把囊中鏢取出來。眨眼間，搏沙女俠繞過來；可是巴允泰也倒追過來，拿鐵菩提追打女俠的後背。

搏沙女俠身手十分矯捷，如水蛇似的，左閃右竄，躲着巴允泰，專追康慮。戴皮手套，握了一把毒砂；一回手，先照巴允泰發去。巴允泰拚命的往後一退，竄出兩丈外；急急的一旋身，一個大彎腰，把頭面和兩手都藏起來。搏沙女俠張眸冷笑，跟蹤一跳，五鳳劍刷的追刺過來。巴允泰剛躲過飛砂，直起腰來；一回頭寒風劈到，急雙足一登，躲開這一劍，又發鐵菩提，攻擊女俠。女俠只砍這一劍，忽又抓毒砂，一揚手喝道：「打！」巴允泰大驚急竄，不想這一團黑霧反衝康海發來。巴允泰急喊：「快躲頭臉，發暗器！」康海果然一退身埋頭；這次隔得遠，很可以躲毒砂；但是，女俠的五鳳劍却會趁機襲來。連人帶劍，一陣風似的，隨着那把飛砂，直追到康海背後。康海急急竄開，忙又伸手登鏢。「嚇，好糟！」鏢囊中的一槽鋼鏢，已經贖了一枝了。剛才一陣亂打，耗失過多，連喬建生的暗器也差不多快用完了。只有巴允泰的鐵菩提子數目較多，尚有餘剩，但總多不過女俠的五毒神砂，那是沒有數的，整整半袋。

女俠的五鳳劍向康海一掃，女俠的五毒砂又奔了喬建生。喬建生毒發面腫，那裏逃

竄得開？拚命的往旁一跳，也一彎腰，埋頭藏面；隔得近，描得準，打得狠，喬建生「噯呀」一聲叫，脊背後和臀部又中了數粒毒砂，竟穿衣入肉。肉未破，血未流，只覺有些疼；喬建生却是驚弓之鳥，登時吓了個骨軟筋酥。咕登的栽倒地上，手中兵刃噹地拋出去了；微哼了一聲，如死人一樣，連動也不能動了。

巴允泰，康海沒命的跳過來，兵刃齊舉，飛刺女俠。兩個人都忘了施暗器。搗沙女俠華吟虹好生大膽，一著得勝，公然將自己的背後賣給敵人；一挺手中五鳳折鐵青鋼劍，嗖的一個箭步，跳上前，「撥草尋蛇」，猛刺中傷倒地的喬建生。巴允泰和康海的刀也緊緊救到，可是還差一步。喬建生人已昏迷；却是多少年苦練的武功，依然有自衛的機警。驚惘中不知怎的，似聽見利刀劈風，敵劍急襲已到；他竟從地上刷的一滾身，又一翻，又一滾，連滾出數丈，突然「鯉魚打挺」跳起來。還是支持不住，又哼了一聲，「撲登」的跪倒。

當此一髮千鈞之時，巴允泰的刀已先刺到女俠的後心，康海的刀也刷地斜扎到女俠左肋。搗沙女俠初出茅廬，武功竟如此輕靈，胆又大，心又細，目力又強。她陡然一劍刺空，微微一楞，把喬建生一看；喬建生逃躲開，又栽倒了。女俠蛾眉一挑，方要再追刺一劍；却驀然一動，耳畔聽見風聲，立刻一轉身伏腰，五鳳劍疾如電掃，往後面一撩

。跟着一長身，寒光閃閃，讓招進招，劍尖直對到巴允泰的肩項。巴允泰一退步，微側身讓開了；刀拐一展，將發第二招。擲沙女俠輕盈的身材一跳，倏然一縷寒風空掃過去；康海急襲的第一刀已落空，巴允泰的第二刀也同時落空。巴康二人立刻凝步轉身；好女俠，未容得巴康二敵變招重攻，她就將左手的灰色鹿皮手套高舉着一張，嬌叱道：「看招！」康海慌忙一閃身，又一埋頭。不料這是一個詭招，並沒有揚砂，女俠便將高舉的手一回，就勢探囊一握，又抓出一撮五毒神砂。

這詭招只騙動康海；那巴允泰雙目炯炯，釘定了女俠的鹿皮手套；徒張空把，未見黑霧，他就罵一聲：「好丫頭，看刀！」也想用自己的暗器；側身取出兩粒菩提子，忙將刀一掩，猛然發手打出。究竟擲沙女俠應敵的經驗淺，恃勝而驕，只顧自己誘敵，忽略了敵人誘己；只一眨眼，兩粒鐵菩提奔面門打來。她急急的一扭臉，又一矮身，猛然往旁一跳。鐵菩提連打出三粒，四粒，五粒；女俠張皇失措，後退，旁躲，閃身，伏腰，忙了個不亦樂乎。巴康大喜，雙雙攻來。

女俠的一雙星眼光力極足，有夜眼之譽的；月光下躲暗器，並不為難。頭兩粒鐵菩提，打她一個措手不及，以後她便留了神。她忽要佯敗取勝，趁着一旋身躲閃暗器之時，早又抓出一把毒砂。故意的失足一栽，容得巴康挺刃進擊；她就一揚手，刷的一團黑

霧，酒將出來。巴允泰挺刀揉進，暗捏着一粒鐵菩提，正要搶攻過來；猛見女俠的皮手套又一揚，叫聲：「不好！」鐵菩提脫手打出去，上攻女俠的眼睛；他自己雙足一登，一個倒翻身，直翻回去。康海也急忙一側身，嗖的一個虎跳，斜跳出去。女俠這才軒眉一笑，五鳳劍一揮，纖足輕點，柳腰微俯，嗖的如小燕穿林，飛投到喬建生跟前，五鳳劍往下便扎。

喬建生雙手據地，一條腿跪着，已經左目如盲，左耳全聾了。女俠人到劍到，他渾如不覺。女俠大悅，一聲不響，正要下毒手。——陡然聽得對面刷的一下，似暗器破空之聲，黑忽忽一點寒星直打面門；跟着黑忽忽一個人影也撲過來。搏沙女俠是個打暗器的能手，聽暗器劈風之聲，銳而且輕，猜想必非鏢箭，也似毒砂；她就急急的一轉身，單足着地，右膝一曲，左足一伸，身軀往右一傾，幾幾乎斜臥在地上。可是手中劍仍然甩出來，「孔雀剔翎」，掃斬喬建生的腰肋。「吧達」一聲微響，暗器從肩頭掠落於地；對面的人影忽失聲一叫道：「呀……：呔！」緊跟着叮噹的一聲嘯響，激起一團火星。搏沙女俠右手劍一震，吃了一驚，右足急急的一登，斜竄出兩丈以外。急抬眼一看，對面一個穿夜行衣的女子，正搶在喬建生的前面，把喬建生抓起來，往背後一掄，復面對月光，急急驗看手中的兵刃。

這個女子正是海棠花韓蓉。她的單刀竟被女俠華吟虹的單劍削了一個缺口，華吟虹的手勁較她大得多，華吟虹的單劍又是極犀利的一口利刃。海棠花韓蓉心知遇見了勁敵；但她恃藝不懼，挾衆不退，厲聲嬌叱道：「呸，你這丫頭，報個萬兒來！幹甚麼這麼趕盡殺絕，人倒了，你還砍？」說罷，凝眸端詳搏沙女俠華吟虹。只見女俠細腰纖足，看不清面目，只看出黑如點漆的一對大眼，正瞅著自己；她和自己一樣，右肩頭，左肋下，也跨着一個皮囊。

搏沙女俠華吟虹閃身退開之後，也是凝眸先觀敵人，後驗兵刃。自己的寶劍一點沒傷，於是手按毒砂囊，急急的先一尋看四面，又復正窺當前的敵人。只見這個從林中奔來的女子，纖腰細足，青衣佩囊，頭上包着很大的包頭；也看不清面色，可是估量聲容舉止，知是個三十來歲的婦人。

當此時，那林子第二條人影，韓蓉的丈夫唐林，也已如飛奔到。搶上前，抱起喬建生，忙退出數丈以外，急急的招呼巴允泰和韓蓉，一同上前阻敵；又招呼康海，趕緊退回來，亮火摺子，幫同驗看喬建生的傷。只一瞥，大吃一驚，喬建生半個頭顱已然青腫，一雙眼球已然血紅。唐林驀地對妻子叫道：「喂，我說喂，你可留點神，建生臉上中的真是五毒砂！」巴允泰急一指搏沙女俠道：「就是這丫頭打的！」唐林催康海攆着喬

建生，快手盧措着喬建才，自己拔刀隨後，一齊退入林中。忙忙的拿出藥來，給二喬治毒裏傷；樹林外單留下巴允泰和海棠花韓蓉，向搏沙女俠答話。

兩個女子對面爲敵，賣藥郎中巴允泰持刀在旁吆喝：「弟妹，招子放亮了，這個丫頭姓華，她手上就有五毒砂！」海棠花韓蓉道：「是山陽華家麼？……二哥閃開了，看我的。」一伸手探囊，先將皮手套戴上；又一伸手，重拔出刀來，將右肩頭左肋下的鹿皮囊推到前面。一墊步，輕輕一跳，跳到搏沙女俠的對面三丈以內。那一邊，搏沙女俠見對方來了援兵，也是女子，也戴手套，佩皮囊，便不忙着動手了。將五鳳劍一順，也把肋下的毒砂囊推了推，一言不發，看住正面側面的二敵。

搏沙女俠形若木鷄，臨敵不動，反倒鎮定下來。海棠花韓蓉急往前邁進半步，月光下，重新打量敵人。敵人意思安閒，雖然一個人對付兩個人，好像一點也不介意。海棠花被一塵道長削去頭髮，傷了頭皮，此刻應敵，格外矜慎。把手中刀一指：側身斜進，輕輕的喝道：「對面的女子，你可畏陽毒家麼？」搏沙女俠脫口道：「正是：哇！甚麼華家不華家，我就是不許你們狐羣狗黨，欺負人家老談家的孤兒寡婦。不用說，你也是個女賊了；識會的，我勸你夾尾巴滾回去，少在這裏自找倒霉！」……這末尾四個字還未收聲；陡然間，海棠花韓蓉疾如閃電，伏身猛進。「白蛇出洞」，刷的刺進來一刀

。女俠微微一笑，俊眉一挑，身形一側；腕下用力，展五鳳劍，刷地硬往外一封。「噹」的一聲，把韓蓉的折鐵柳葉刀彈開。就手劍花一繞，往外一送，險些刺中了韓蓉的肩頭。

韓蓉急側身閃開了，覺得右手虎口一陣發熱，立刻罵道：「好了頭！」往回退一步，復又進擊。第二刀不敢直扎，改取斜掃，連肩帶臂，照搥沙女俠砍來。搥沙女俠紋絲不動，掌中劍又往外一磕；韓蓉身手靈活，再不肯硬碰，倏的把刀抽回。却又一咬牙，第三刀登時又發出來；改斜取為平進，奔中盤，「黑虎掏心」，直刺當胸。黑衣女俠仍然不動，五鳳劍復往外一搥；未容得敵了收招，她立刻還手。左手劍訣一領，斜身探劍，緊貼韓蓉的刀鋒，往外一撒招，「鐵鎖橫舟」，劍尖直點韓蓉的右腕。韓蓉忙把刀往下一沉，一橫身，右臂外展，「白鶴亮翅」，柳葉刀直斬女俠的下盤。二女連換三招，那賣藥郎中巴允泰往前一跳，突然側襲女俠的背後；刀挾勁風，斜劈過來。

搥沙女俠華吟虹雖被夾攻，依然從容不迫；雙足一點地，騰身躍起，斜竄出丈餘。雙足才往下一落，海棠花韓蓉一刀剖空，改招急進；用「進步連環」，刷刷，兩個盤旋，翻身往外撒招，「青龍探爪」，柳葉刀向女俠華吟虹的右肋扎來。巴允泰也忙縱步欺身，刀拐並進，拐守刀攻，「封侯掛印」，利刀側點女俠的面門。搥沙女俠身移步換，

微縮身偏頭，巴允泰刀走空招；又側身一跳，韓蓉的刀也貼肋穿空。搗沙女俠這才雙眸一張，利劍連揮，用「仙人換影」，「倒掛金爐」，一招分兩式，五鳳劍反挑巴允泰的中盤腰肋。巴允泰急用刀猛架，女俠這一招竟是虛式；刷的劍鋒一轉，反向海棠花韓蓉的刀上削來。韓蓉忙用「翻身滾手刀」，先把這一招救回。女俠華吟虹一領五鳳劍，用「烘雲托月」，劍光閃閃，向韓蓉的右臂點去。韓蓉勢須撒招，急急的將右腕一收，身形往回一縮；華吟虹趁勢往外一展劍鋒，點咽喉，刺兩肩，五鳳劍渾如青蛇吐信。韓蓉微微一驚，努力往後一偏頭，把刀往外一封，上護咽喉，橫顧肩項。不料這一下，正中搗沙女俠誘招的詭計。二女才一交手，華吟虹便已試出韓蓉技高力弱來；於是五鳳劍單找韓蓉的柳葉刀口，給她一個硬刺硬架，硬砍硬削；和對付巴允泰截然不同。這一劍斜劈上盤，儘管韓蓉收招快，躲招疾，却是這回爲救要害，便躲不開刀劍相磕。一霎時，又嗆啣一聲嘯響，激起一團火花，柳葉刀竟被打落在兩丈外。韓蓉失聲一呼，斜竄到一邊；搗沙女俠嘻嘻一笑，跟踪追來。巴允泰大喝道：「呔！」急揮刀攔戰。韓蓉趁空一跳上前，俯腰拾刀。女俠喝道：「留下刀！」嗖的繞追過去；人未到，五鳳劍先劈出來。巴允泰忙挺刀阻擋；就在這時候，韓蓉佯作拾刀，已掏出三個毒蒺藜，喝道：「閃開了！」陡然一揚手，毒蒺藜從巴允泰頭頂越過去，惡狠狠照女俠上盤打來。把個巴允

秦吓得一縮頭彎腰，急急的竄開一旁。搏沙女俠果然衝到，海棠花韓蓉叫了一聲：「微倖！」心中大喜，以爲一擊成功。却不料女俠這一撲，倖爲攻敵，也和韓蓉潛運着一樣的心思；嬌軀微側，左手探皮囊，暗將五毒神砂抓出一把來。往前一竄，猛然住脚；五鳳劍只一轉，似往外扎，忽然掣回去。一握毒砂陡然發出手來，一團黑霧直罩到韓蓉面門。剎那時，鐵蒺藜三點寒星也早打到搏沙女俠的臉前。

臉面不比別處，只一傷，便是重傷。這兩個女子一樣的眼尖，一樣的手快，發時各吃一驚，刷的一齊一閃。寒星先到，黑霧後來。搏沙女俠一個「鐵板橋」的功夫，左足登空，右足踏地，把上半身直仰向後方，才得僅僅讓開毒蒺藜。那海棠花身本微蹲，就勢刷地往旁一躺；「燕青十八翻」，纖足登空，肩背找地，刷刷刷，直滾出毒砂所及處兩丈方圓以外。陡然一挺，「鯉魚打挺」站起來；可是被敵打落的那把柳葉刀，趁這一滾，早已被她順手抓到，握在掌中了。咬牙切齒罵道：「好狠丫頭，好快的瓜子！」搏沙女俠也喝罵道：「好不要臉的婆娘，你就會打滾撒賴！」

第六章 劍奪爭鋒

搏沙女俠華吟虹星眸閃閃，注視敵人，心上也很有佩服韓蓉這一手就地十八滾；一面

躲毒砂，一面檢墮刀，難爲她身手這麼迅疾，心思這麼靈透。却將賣藥郎中峨嵋七雄的
第二人巴允泰吓了一大跳。當五毒砂盤空飛洒，毒羨慕越頂飛掠時，巴允泰伏着腰，直
竄出四五丈，才敢回身返顧。兩個女子早已刀劍齊舉，往當中一湊，又比畫起來。

巴允泰有點慚惶；只是心懼毒砂，不敢上前。他深知山陽醫隱彈指神通華雨蒼聽製
的五毒神砂太已歹毒，就有對症的解藥，可是醫治起來，剜肉補創，比鐵羨慕是一樣的
費事。固然毒砂必須打中手臉，見血才能中毒；但若迫近了對敵，兩丈以內，也能打透
衣衫，傷皮破肉的。現在七弟婦海棠花韓蓉拾刀重戰，勇氣不衰；自己無論如何，不能
袖手。便一狠心，掏出鐵菩提子，繞在三丈以內，依然是伺機窺隙，描打女俠，暫時未
敢肉搏。

女俠大怒，看破敵情；竟不專門韓蓉一人，不容賊計得逞。喊一聲，展開進手的招
術，迅快的身法，敵不來，反而找過去；以一口五鳳劍，雙戰韓巴二敵。月光下，純鋼
劍映月生寒，忽左忽右，倏進倏退，劈架挑扎，不亞如驚蛇駭電；一轉眼間，又鬥了二
十餘回合。巴允泰力大，韓蓉招猾；搏沙女俠以一敵雙，發招拒招，因人而施。巴允泰
的刀到便躲，韓蓉的刀到便架；閃躲格架，招術不同，身法不一。這麼嬌小的人兒，一
點也不心慌，半點也不步亂，穩打穩鬥，身劍合一，竟十分的精練。仍有餘力，張眼照

顧着四外；還有偷手，要抽空再發五毒砂。三個人都有暗器，這時候打得團團亂轉；個個都想往外竄。竄出圈外，好洒五毒砂，好打菩提子，好發鐵蒺藜，只是一時各都不得其便。

人多的究竟占便宜，峨嵋二男女潛思毒計，明發暗號；一面打，一面不住的挪動地方，往西北角湊，往土堤下面溜。巴允泰一發狠，奮拐揮刀，破死力絆住了華虹吟。海棠花韓蓉便驀然抽身，退到巴允泰的背後，急急的一探囊，掏出毒蒺藜。但是她才這麼一比畫，擲沙女俠立刻覺察；突然一劍，照巴允泰砍去。巴允泰還刀一封，華虹右手把劍一撤，左手陡揚；巴允泰不由得一閃，華虹急急的一跳。三個人離開了差不多兩三丈的當子，不約而同，各掏暗器；不約而同，要展辣手。偷得這一點空，三個人未發暗器；六隻眼先往外一瞥。登時發見一條人影，從兩箭外一個黑暗的巷口竄出來，直趨江堤；眨眨眼，又打巷口追出來一個人影，把頭一個人影攔截回去。

這小巷正當福元巷談家，和西北角樹叢中間。兩條人影，身法輕靈，快如飛箭；只一閃，便縮回暗巷，看不見了。華吟虹吃了一驚；百忙中不遑遠計，急窺定韓蓉，一趕步，陡發出一把五毒神砂。暗想：先打倒一個，才好收拾另外一個；然後騰出身手來，再對付奔來的那兩個。但這雙影驟然出沒，敵人那邊也很留神，巴韓二人互相關照了一

聲。一轉臉，女俠的五毒神砂刷地洒出手去。黑霧散漫，猝不好躲；竟有一粒打着韓蓉頭上的絹帕，吓了她一身冷汗。咬一咬牙，趁毒霧才過，也將鐵蒺藜抓出許多；惡狠狠追過來，照女俠劈面打去。那巴允泰回顧小巷，微微一怔神，突發怪嘯，手擲鐵菩提，遠遠的也照華吟蛆打來。

鐵菩提一連三粒，從側面攔打女俠的上盤，中盤。毒蒺藜竟由對面，正打女俠的雙眼。搏沙女俠急掣身後退，跳出數丈。忽聞林中刷刷一響，竄出一個人影，對着巴韓，喊出幾句江湖黑話。又是異鄉口音，女俠聽不懂，心中一動，暗說：「他們一共多少人啊！別是要抄後路，包圍我吧？」到了這時，她方才有點後悔，早依着師兄段鵬年的話好了；如今寡不敵衆，怕要吃虧。但是少年好勝，不肯逃竄；而且藝高胆大，還想以少擊衆。自言自語道：「你們人多，我也不怕！」陡然一收招，劍交左手；立刻伸右手，探囊取砂。右手發毒砂，準頭比左手強過一倍，腕力及遠更強過兩倍；她決計以毒砂禦羣敵，取勝着。喊一聲：「看砂！」刷的一聲，毒砂滿把灑出來，登時與剛才絕不相同了。左掌發砂，散漫成一團黑霧；這右掌一發砂，頓時變成一條黑直線，真個是其直如矢，其快如風；破空而出，三丈取準。爲求必中，又湊近一步來，竟於一丈數尺內，照賣藥郎中巴允泰打去。

巴允泰急閃不迭，連忙伏腰。「噯呀」一聲喊，半禿的頭頂皮上，重重的挨了四五粒毒砂；破皮入肉，一陣疼痛，比二喬還利害。二喬事先並不害怕，巴允泰是從骨子裏就害怕這一下，而現在到底挨上了。獅子搖頭的一擺，跳起來，往旁一竄，沒命的奔樹林逃去。頭上的毒砂也不敢挖下來，自恐血出毒發；殊不知這一來更壞，入毒越深了。直竄出一箭地，方才背林大叫：「弟妹風緊，快快扯活！我可受了毒砂了，你你你快來，給我治一治！」

海棠花韓蓉剛又掏出三顆鐵蒺藜，一見大驚，忙抖手發去。心慌意亂，難得取擊；女俠一伏腰，往前竄去；連躲閃，帶進攻，直撲到韓蓉對面一丈以內。左手的五鳳劍一幌，右手的皮手套一揚，咬着牙罵道：「你也跑不了！」刷地打出一條黑箭，直攻面門。韓蓉一側臉，「哎呀！」一聲驚叫，捂着臉，翻身便跑。一男一女，一前一後，一直的逃奔樹林。

搏沙女俠揚揚得意，秀眉一舒，哈哈的笑出聲來。登時間摘脫手套，換右手提劍，左手按皮囊，織足點地，柳腰一伏，嗖的直追下去。峨帽七雄巴允泰終是男子，頭頂雖中毒，跑得快；海棠花韓蓉是婦人，飛縱功夫不及女俠，跑出不多遠，便被女俠趕上。五鳳劍一指，再一墊步，一探身，劍尖便直刺到韓蓉的後心。……那知道巴允泰受傷是

真，韓蓉受傷是假，五毒神砂貼耳輪打過去，並沒有着傷見血。她却陡生狡計，失聲一呼，回身便跑。誘得華吟虹追到，猛然一旋身，柳葉刀往外一封；却是左手拿刀，右手登皮套，握一顆鐵蒺藜，窺準女俠咽喉，斷喝一聲：「呸！」脫然打出來。

這一下驟出不意；搗沙女俠得意窮迫，忘了防備，三點黑星劈面打到。急凝身一側臉，揮劍往外一彈。刷刷刷，海棠花右手揚一揚，抓一抓，一連三顆毒蒺藜，如一條線的打出來，直取上盤三要害。一報還一報，也抹着耳輪，頭頂，脖頸打過去。頭一顆幾乎打着了耳墜珠環，第三顆打透了蒙頭巾；登時吓得一身冷汗，倒竄開兩三丈以外。海棠花韓蓉敗中取勝，手疾眼快；趁敵人失措，揉身倒趕，柳葉刀刷的揚起來，雙手高舉，用了個十二分力量，斜肩帶臂列下來。

搗沙女俠驚忙中，急握劍猛往上一架。「噲啞」一聲，火星亂迸；海棠花「哎喲」！一聲，抽身便走；幸而雙手抱刀，却已震得虎口生疼。女俠腕力太強，韓蓉斷非敵手，再不敢戀戰，沒命的奔向林邊逃去。

可是搗沙女俠也震得虎口生疼，被韓蓉抱刀這一剎，也幾乎把五鳳劍出手。她越發激怒，嬌喝一聲：「賊娘們，那裏跑！」急從斜刺裏，橫剪去路，不讓韓蓉穿林。韓蓉四顧同伴，均已投入林中，只剩自己一人了。忙一撮口唇，吹起胡哨；一面跑，一面對

林催叫她丈夫唐林快出來，助己一臂。也不知怎的，林中竟沒有反響。韓蓉又急又怒，上一回暗算一塵道人，就嫌他們瀕危馳救太慢，使得自己險些死在一塵的寒光劍下，曾經很瞞怨他們一頓。怎的這一回，又來這麼一下！氣得海棠花尖聲喊罵：「你們都是死人，怎麼不出來？點子教我誘來了，快圍上她！」連喊兩遍，林中無人回答。韓蓉心知不妙，兩隻小脚如飛的奔繞。無奈她的脚程又不如女俠快，被女俠截在林前，闖不過去；只得抹轉身，往叢林側面片片民房曲巷奔去。回頭一看，擲沙女俠不依不饒，如箭的追到，自己的同伴沒一個出頭來擋的。韓蓉越加驚急，掏出鐵蒺藜，照女俠打去。擲沙女俠華吟虹往旁一閃，揚劍飛撲過來。韓蓉翻身又跑，一溜烟投入曲巷，往竹籬茅舍黑影裏一陣亂鑽。

擲沙女俠眼看追到巷口，心中很歡喜；又看了看，江邊別無人跡，立刻窮追下來。韓蓉一雙小脚穿着軟底鞋，踏地無聲，且跑且回頭看。起初尙還喊叫，跟着只伏身啞跑，三轉兩轉，折入暗影中。女俠不管不顧，一直掩入曲巷；這邊一堵，那邊一截，到底沒有截住，這個女賊不知鑽到那裏去了。

擲沙女俠性子倔強，不肯罷休；忙又鑽出曲巷，到巷口一探頭，外面仍沒有人影。復又縮身回來，嗖的跳上近處民房，往下面張望。這些人家，一戶挨一戶，櫛次鱗比，

更深人靜，看不見半個人影。忽然聽見西北邊遠遠的狗叫，忙跳下來，尋聲找去。心中暗想：「爹爹再三告訴我，逢林莫追；我想不走進去，只在林邊望望，也許不要緊。」她只想追擒韓蓉那個女賊，別的賊黨和別的人影，她都不管了。她想：「我必得捉住她，問出口供來，才算本領。」

女俠自己打好了準主意，立刻提劍，重奔西北角小樹林。剛剛的撲到林邊，伏下腰，伸頭探腦，由打南面往樹林裏面看。裏面黑洞洞，風吹葉嘯，呼呼的亂響，不時夾雜着折枝墜條的暴聲，頗覺陰森駭人。女俠一點也不怕，直起腰來，提劍離開林南，繞到林西；把這一帶疎林，踏勘了半轉，竟沒有察出一點動靜來。女俠心中納悶：「這可該怎麼辦呢？」她雖是初出茅蘆，一舉一動，又精細，又大胆。當下對林發楞，到底不敢冒險往裏闖。又想：「要不然，我就回去吧。」猶豫片刻，猛然計上心頭，急使詐語，向林中叫罵；但叫罵半響，仍然沒有動靜。忽然一陣風過處，背後一帶竹籬茅舍間，又起了一陣狗吠，比先前那陣叫的還熱鬧。女俠道：「哦！我明白了，狗賊們別是穿小巷，繞回談家騷擾去了吧？」又側耳細聽了聽，覺得推想不錯，自語道：「有理，我得趕緊回去。要不然，爹爹準不願意。」提劍拔步，飛身疾走，往回路奔下去。却不走人家小巷，恐遭暗算；仍循江堤，貼着人家臨堤牆根，藏在帶影裏，躡足輕行。走出不多遠

，雙眸東張西望，忽望見巷口一條人影；「哦」的一聲，挺劍撲了過去。

這時候，二師兄段鵬年於無可奈何中，已經救護着談大娘倪鳳姑，剛剛奔回談宅。那拔刀觀戰的石家叔侄，伏身暗隅，把女俠在江邊的這一場惡鬥，看得明明白白。陳元照手握銀花雙奪，躍躍欲試，連催伯父石振英，快去幫拳。殊不知石振英滿腹狐疑，已經看楞了。

掉沙女俠的五鳳劍招，石振英看得十分眼熟：「這是誰呢？好像本門長門的宗派。」突然見女俠揚砂擊敵，在遠處看不甚清，只知道發暗器，不曉得是什麼。忽然聽雙方叫罵，隱聞「毒砂」二字，石振英心中一動，旋又聽見「華家」「華家」的叫着，石振英越發聳動；叩心自問道：「這是華家的甚麼人呢？」回顧陳元照道：「你看這個女子，發出來的是甚麼暗器？」陳元照凝眸注視，影影綽綽，也只看見一團黑霧，却已分明聽見雙方的聲喊，忙側首答道：「這個女子麼，使的是甚麼五毒神砂。伯伯，甚麼叫五毒神砂？」

石振英恍然道：「哦，真是五毒神砂。元照，得了；這不用咱們幫拳了，五毒神砂足可以把這五個賊料理了。但是，這女子是誰呢？咱們長門華家沒有女弟子啊！」陳元照急得抓耳撓腮道：「管她是誰，咱們過去看看，可成了？」石振英笑道：「可以，只

不要教人家把咱們誤打了才好。」上人斜穿曲巷，湊到臨江弄口。窺見女俠戰勝羣敵，忽從林中又馳出唐林韓蓉夫妻，陳元照著急道：「咱們快上吧！」一枝箭似的奔出來；同時西邊人家忽起犬吠聲。石振英忙跟蹤追出，將陳元照攔住，道：「你不知道五毒砂的厲害，這個女子用不著咱們幫。」陳元照很不高興，撅着嘴不言語。旋見女俠又打敗男女二仇，向林邊追來，西邊吠聲又起；石振英道：「不好，這女子要上當！人家有埋伏，要暗算她。」忙叫著陳元照，逐吠聲潛搜過去。照犬吠處，連發數點蝗石，又抽身退回來，尋找女俠，暗思助她。

可是石振英又推測錯了。峨嵋羣雄並不想暗算女俠找場，只想急襲談宅，趁空復仇。把受傷的人藏起來，草草敷藥，留人看守。唐林引著沒受暗傷的人，二番撲出，先尋著海棠花，次躲着女俠，要重奔福元巷。海棠花含噴不肯去，康海央告半晌，才由唐林、韓蓉、快手盧，三人結伴，繞道前往談家。

那搏沙女俠華吟虹搜尋各處，未見賊踪，心中納悶；忙提利劍，按砂囊，循牆貼壁，往回走去。且走，且聽，且回顧，防備賊人的掩襲。到一卷口，微聞近處有一聲低嘯；忙止步側耳，聽了一聽，好四面悄靜，又沒有聲音了。女俠不敢冒進，忽厲聲喝道：「好賊，那裏跑！」虛喝一句，往回退步，找到一幢民房，嗖的竄上去；登牆頭，急往巷

內瞭望一下。「哼！」忽望見數丈外，一座民房一道短牆之後，藏伏着一個人影，攀牆探頭，正望自己這邊看。

女俠忙喝道：「甚麼人？」人影不答，一鬆手，忽然溜下牆去。女俠道：「噢！忙往屋頂上一竄，急縱目追尋那條人影，只見那條人影閃閃躲躲，從平地上兜繞，好像要抄自己的後路。女俠勃然大怒，道：「哈哈！好賊，你還真打算計我？」也悄悄一竄，要溜下地來。却又一停身，展眼重往四外一看，道：「哦，這裏房上還伏著一個哩！好賊，你們來了多少人哪！」登時輕輕的跳落平地，把五鳳劍一按；預測地勢，蹣手蹣腳，從斜刺裏迎上去。道：「先毀了這一個再說！」

搗沙女俠趕上一步，伏在巷內牆隅。也就是剛剛藏好，只聽得嗖的一聲。女俠秀眉一舒，利劍一緊；驀然間，舌綻春雷，喊道：「狗賊看劍！」刷的一劍刺去。迎面的人影剛剛往外一探頭，利刃當胸已到。「呀！」的一聲叫，往旁一閃，手中一雙兵刃往外一封。嗆啷一聲響，女俠霍地往旁一竄；那對面人影也霍地往外一竄。

五鳳劍精鋼百練，薄刃分毫沒傷，搗沙女俠放了心，急凝眸打量來人。月色黯淡，牆影遮掩，看不十分清晰；只看出此人一身夜行衣，挺拔的身形，雙眼炯炯有光，額下無鬚，肋下佩囊，手握着一對奇形兵刃，下似虎頭鉤，上似鈞鏢槍，短短二尺八寸長；

正是初路江湖的少年壯士陳元照。

陳元照抖擻精神，上前索戰。明知女俠認錯了人，他偏存着試招的心，要趁此機會，驗驗自己苦學來的技藝。將計就計，一聲不響，忽把雙拳一錯道：「好丫頭，快把劍丟下，饒你不死！」將右手的卍字奪上舉齊眉，左手的卍字奪平舉當胸，一對大眼一瞪，氣勢虎虎，打量搗沙女俠。但見搗沙女俠中等身材，輕盈的身段，高矮和自己差不多了許多，年歲也相彷彿；頭蒙着藍絹巾，身穿對襟挖雲青短衫，當中一排連環白鈕；腰繫白巾，下穿青色肥管褲，脚登淺雲窄靴，越顯得蜂腰扎臂，體態輕靈。月光下看不清面色，只辨出鴨蛋臉，圓下頰，曲眉俊眼，小口通鼻；左肋懸囊，右手握劍，也側着身子，正凝眸打量自己。

搗沙女俠十分驚異，自己一劍猝擊，攻敵不備，自信力猛招疾，敵人不死必傷；那知人家雖然心慌，並不手亂，竟會將自己這一招輕輕架住。不由得把敵人看了又看，又把敵人手中那對奇形兵刃釘了數眼，然後厲聲叱道：「好惡賊，你叫甚麼名字？」

陳元照微微一笑道：「我老爺姓陳，你這丫頭好大的胆，竟敢持刀行兇！趁早把劍交出來，跟我打官司去。」

搗沙女俠華吟虹吃了一驚，忙喝道：「你到底是在幹甚麼的。」陳元照道：「老爺是

專管鬧事的，你這丫頭叫甚麼名字？」

女俠大怒，登時雙頰通紅，厲聲罵道：「好狗才，你原來是朦事的！不用說，也是賊黨了。你家姑奶奶乃是山陽醫隱彈指神通華老英雄……」報到這裏，忽然噙住；心想萬一這小子不是尋仇的賊黨，竟是找邪財的衙門狗腿子，自己把真名姓報出來，豈不是找麻煩？不如啞吃啞打，給他點苦子吃，趕跑了他爲是。急改口喝道：「你這東西一定也不是好貨！你是那一門的？可是賊帽七賊的狗黨麼？快報個萬兒來，姑奶奶還你個痛快。」

陳元照只聽得「彈指神通」四字，不禁吃了一驚，忙回頭一看，心說：「怪不得她武藝這麼精熟，原來是我長門師祖彈指神通的門下。哼，這可糟，就許是我的長輩哩！怎麼辦呢？」心中打鼓，又回頭瞥了一眼；他的石伯父並沒出頭，便有了主意，暗想：「我先不認賬，先跟她過過招看。」立即喝道：「丫頭，老爺是上三門的，閒話少講，看招吧！」將卍字奪一錯，踏中宮，走洪門，立時發出進手的招術。搏沙女俠凝眸一看，立刻左手一搭劍訣，斜身側步，右手劍往面前一幌；一個劍花，從上往下一旋，輕身提劍，往左連搶三步。一換式，劍鋒一轉，揉身進招；兩人登時交起手來。這功夫，從巷內悄悄的溜出一條人影，借牆掩護，探出半個頭，在暗中觀招窺戰。

兩個人這一遞招，棋逢對手。這沙女俠的劍法，家學淵源，頗得輕靈巧快之妙，點，崩，截，挑，刺，扎，六字劍訣，運用間十分精熟；只是連戰數敵，未免有點力虧。陳元照却是生力軍，這一對卍字奪又是外門兵刃，摘，解，擄，剪，鎖，格，攔，迴環運用，變化迅疾，專能奪人的兵刃。若論功力，到底女俠略勝一籌；但在這時候，只走了二十餘招，女俠便處處受到牽制，陳元照的雙奪招逼得人。搏沙女俠不覺大怒，劍花登時一緊，激起鬥志；索性要用本門的劍法，把敵人打敗。嬌叱一聲：「好賊子，教你看劍！」招數一變，施展華家門中「八卦連環劍」的絕技，猛攻上來，身隨劍進，翩若驚鴻，五鳳劍「白猿獻果」，直點咽喉。

陳元照見女俠忽的一變劍招，也把精神一提，喝聲：「來得好！」立刻也展開雙奪的絕技；反用右手奪一封劍身，左手奪「托天換日」，驟往女俠面門點去。搏沙女俠這劍，變化巧捷，虛實莫測；條的招劍訣，領劍勢，一斜身，「倒轉陰陽」，右手劍一沉一提，劍尖下挑敵腹。這一劍撩上，立刻洞腹穿胸。陳元照急將雙奪一帶，「怪蟒翻身」，從左往後一旋；「斜劈華嶽」，雙奪挾勁風，上轟女俠的頭胸。女俠華吟虹一撥頭，讓招進招，立刻右腕「黑龍尾」，青鋒逕掃陳元照的下盤。陳元照往起一提腰，聳身躍起七八尺高，往下一落，一跳到女俠華吟虹的左側。雙奪一分，右手奪刷地外展，

鳳凰展翅』，奪鋒橫裂，似向左肋。搏沙女俠運五鳳劍，用『抽撤連環』，劍鋒一掛陳元照右手銀花奪的卍字，的一聲輕嘯，劍尖跟着往外一送，下削陳元照的脛腿。陳元照猛一擰身，右手奪翻回，抄劍底往上一崩，女俠趕緊撤招。

八卦連環劍還不能取勝，女俠心中焦怒；登時施展『倒洒金錢』絕命三招，刷的一劍，『魚躍龍門』，劍光疾如電掣，直奔陳元照的面門。陳元照一退步，急用『橫架金樑』式，右手奪剛剛往上一找劍身。女俠華吟虹倏然變招爲『玉女投梭』，往左一撤步；劍隨身走，再往外一挺腕力，劍尖又刷地疾如電掣，猛點陳元照的心窩。但是陳元照的左手奪已到，右手奪沉下來，『左推右攬』，卍字奪也疾如電火，竟把劍鋒將住，搏沙女俠忙撤劍收招，已來不及。兩個人各往回一奪，單劍不如雙奪，女力不敵男方，陳元照大喝一聲道：『鬆手！』左手卍字突然一鬆，一推，奪尖閃閃外吐，順着女俠的劍刃，往外滑割出去。

搏沙女俠華吟虹，若不鬆手，便要斷腕。當下，疾如閃電般把手一鬆；脚尖點地，往外一跳。噹的一聲，利劍落地。陳元照哈哈大笑道：『丫頭，那裏走？』……却不道搏沙女俠掌中劍才失，刷的往外一竄；脚尖未容落地，早將皮手套往右掌上一套。登時斜身回頭，『犀牛望月』，左手摺之囊往前一推，右手皮套往囊中一探；用五毒神砂，

要敗中取勝，來傷敵人。——當此時，危髮千鈞，驀然聽窄巷中有人大喊一聲：「姑娘住手！我來了！」倏的一條黑影，迅即飄落，飛竄得敗退揚砂的華吟砂，和乘勝進攻的陳元照兩人中間。

陳元照回頭一看，忙側身一躍，退到一邊，把雙奪收起。搏砂女俠不由一楞，纖足點地，嗖嗖地連退出數丈外。掌中砂暫握未發，急厲聲喝問：「甚麼人？」

來人答道：「自己人，別打！」

女俠側身怒目，打量來人；這是五十來歲的一個夜行人物。胖矮身材，頭大臂長；背插單刀，左右兩肩斜跨着兩副鹿皮囊，分垂在間肋下；一邊分明露着匣弩，一邊類似裝着飛叉飛鏢；肩頭上鼓蓬蓬的，還像帶着別樣暗器。正是陳元照的保父，多臂石振英。石振英雙臂高舉，空着手，連連搖擺道：「都是自己人，不要動手！」回頭向陳元照說道：「快把兵刃收起來，這全不是外人。」這才俯腰拾起墜劍，倒捏着劍尖，滿臉陪笑，向華吟虹走來，說道：「姑娘，你大概不認識我，我剛才看見你那趟八卦連環劍，我就曉得你一定是我長門兩叔彈指神通華老英雄的門下。但不知姑娘跟華叔父是怎麼個稱呼？」

着，只不答。

麼人？你趁早快說實話。

詭招；不然，我

指翁的甚麼人，你先說你

多臂石振英暗暗佩服，怎麼二十來歲的姑娘，竟這麼精細，連忙報名道：「姑娘，我在下姓石，名叫石振英，我那家師就是華老英雄的二門師兄齊宣穎；華老英雄却是長門師弟。姑娘怎麼稱呼？」女俠聽了，又把石振英打量一眼；見他佩弩帶囊，身挾數種暗器，又是頭大身矮，知道不假；楞了片刻，方才答道：「哦，你莫非是青陽的多臂石振英大哥麼？」石振英忙答道：「不錯，不錯，在下正是多臂石振英；如此說，姑娘一定是華師叔的……」華吟虹答道：「我就是我父親的女兒。」說到這裏，石振英嘆嗤一笑；華吟虹俏面微紅道：「您的師叔彈指翁就是我父親，原來您是我的師哥。但是這個人是誰呢？」用手一指陳元照。

多臂石振英大喜道：「姑娘果然是我的師妹，您的乳名不是叫紅麼？」華吟虹哼了一聲道：「甚麼紅啊紅的，我就叫搗沙女俠華吟虹。石大哥，我請問你，到底這個人是誰？」又一指陳元照。

石振英不知道無意中已經得罪了女俠，忙答道：「十多年不見，想不到師妹竟練得這麼一身好功夫，真是『將門出虎兒』了。您問這個小孩子麼？……」不禁一捫短鬚，

欣然說道：「他不是外人，就是愚兄的義子；他原是陳嗣同陳師弟的兒子，他叫陳元照。元照過來，見過你這位師姑。小手渾濁猛楞，要不是我攔這一下，五毒砂一揚，焉有你的命在？還不過來，謝謝你師姑手下留情！」說着，走上一步，極力陪笑，將那把劍倒捏着又遞了過去。女俠身子一扭，把劍接過來，一張微黑的俏臉臊了個通紅；正要張嘴發話，陳元照已搶過來行禮了。

陳元照在旁聽清，心說道：「又跑出一個師姑！」攆起了雙拳，慢慢走上前，雙手一舉，深深作揖道：「師姑！小侄陳元照，給您……」石振英斥道：「這孩子，這是你師姑，還不給你師姑磕頭！」陳元照最怕磕頭，無可如何，才又跪倒，磕了一個頭。爬起來，又叫了一聲：「師姑，您老好！」

不想搗沙女俠突然把秀眉一挑，雙眸一張，將手中劍掂了掂，忽然把頭一扭，嘻嘻的連聲冷笑道：「不敢當，不敢當！原來是陳大爺陳壯士，您的尊法真好！」回頭來，向石振英厲聲說道：「石師兄，您的義子功夫真好，難爲師兄您怎麼教來；剛才差點沒把我的手腕子剪了。這都是學藝不精之過，連戰了幾個敵人，就後力不接了；該着戲

我小妹雖然無能，我還想限您這義子討教。水，晚不來，單等我兵刃出手，差着兒

不成？來吧，石師兄，就請您做見證。我的劍法實在丟人；但是我還學了兩趟粗拳，和這半袋鐵沙子。就憑這兩樣，我還得請您這義子陳壯士，再賞臉賞我幾招。」說罷，「噹哪！」將劍擱在地下；雙眸一瞪，滿面含噴，靜聽石振英答話。（終卷）

我的五毒砂也撒把了，你老人家這才橫

獅林三鳥（一）

全書一冊實價人民幣

著者 白

發行人 張

發行所 上海廣藝書局

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號

總店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藝書局

特約經銷處 南京教救營大陸書局

◎外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一九四九年八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